

聖
王

若
石

仁
王

N° 58-4

聖

若

望

N°58—4

2000 11—41

"SAINT JEAN"

Auctore

P. Louis Pirot

Translator

F. Stephan. Tsang

青 冬 張

准 教 主 惠 海 上

1941

行 發 館 書 印 灣 山 土 匯 家 徐 海 上

聖若望

目錄

原序

譯者贅言

第一章：前驅門下

第二章：耶穌門下

第三章：巴來斯丁——聖教初興

目錄

39 15-1

第四章：亞洲宗徒	56
第五章：道米先的教難	72
第六章：希望之聲	83
第七章：耶穌之證與物爾朋的聖史	119
第八章：晚年與壽終	142

原序

聖若望已是羣聖叢刊的第一百冊了。本書的所以遲遲出版，不是總編輯的過錯，也不是出版者的延緩。大戰的前夕（第一次歐戰），他們已託我編著本書；可是爲了戰爭，我的工作停了四年。和約之後，我又不能立刻從事編著，以致遲而又遲，請原諒。

利耳 Lime 公教大學老院長，當代的大聖傳學家，包那主教 Mgr Bannard，已寫過一本出色的若望宗徒聖傳。我並不有意摸倣他，更不敢奢望勝過他。他的大作還是刊行着，希望它一直受善靈們的歡迎。

作者並未忘了本叢刊的目的：「教化與感化」，爲此我盡力簡易地講述聖徒的工作與著作。

聖徒的著作方面，作者另着重於默照經與三封書信，而且也節錄了不少，因為這方面，知道的人還不多。至於第四福音經便從簡了；你們大概都看過念過，其中最精妙的幾篇，每年彌撒經里也時時念到，為此作者祇着重於第四福音經在歷史上的關係與神學上的職務。

本書不是辯護宗教課本，更不是筆戰文章，但也不得不解除現代派攻斥聖若望與聖徒作品的種種難題。

在此特地誌謝教宗圖書館委員會，靠了他們一九〇七年研究聖教古傳的工作，作者得以在種種所謂「若望難題」上，下堅決的答案。

Louis Pirot

一九二二，十一，一號

譯者贅言

祇須提起聖若望宗徒的名字，信友們立刻會想到他是吾主特寵的愛徒，羨慕他建立聖體時按首吾主胸前，十字架下得爲聖母第一嗣子的福份。爲此，信友們對他多少有一點另外的好感，特別的看重。

譯者也是其中的一個，對聖若望宗徒有一番另外的熱情。當我初次誦閱原文時，即懷着野心，要把它譯成中文，以公同好，現在也算如願以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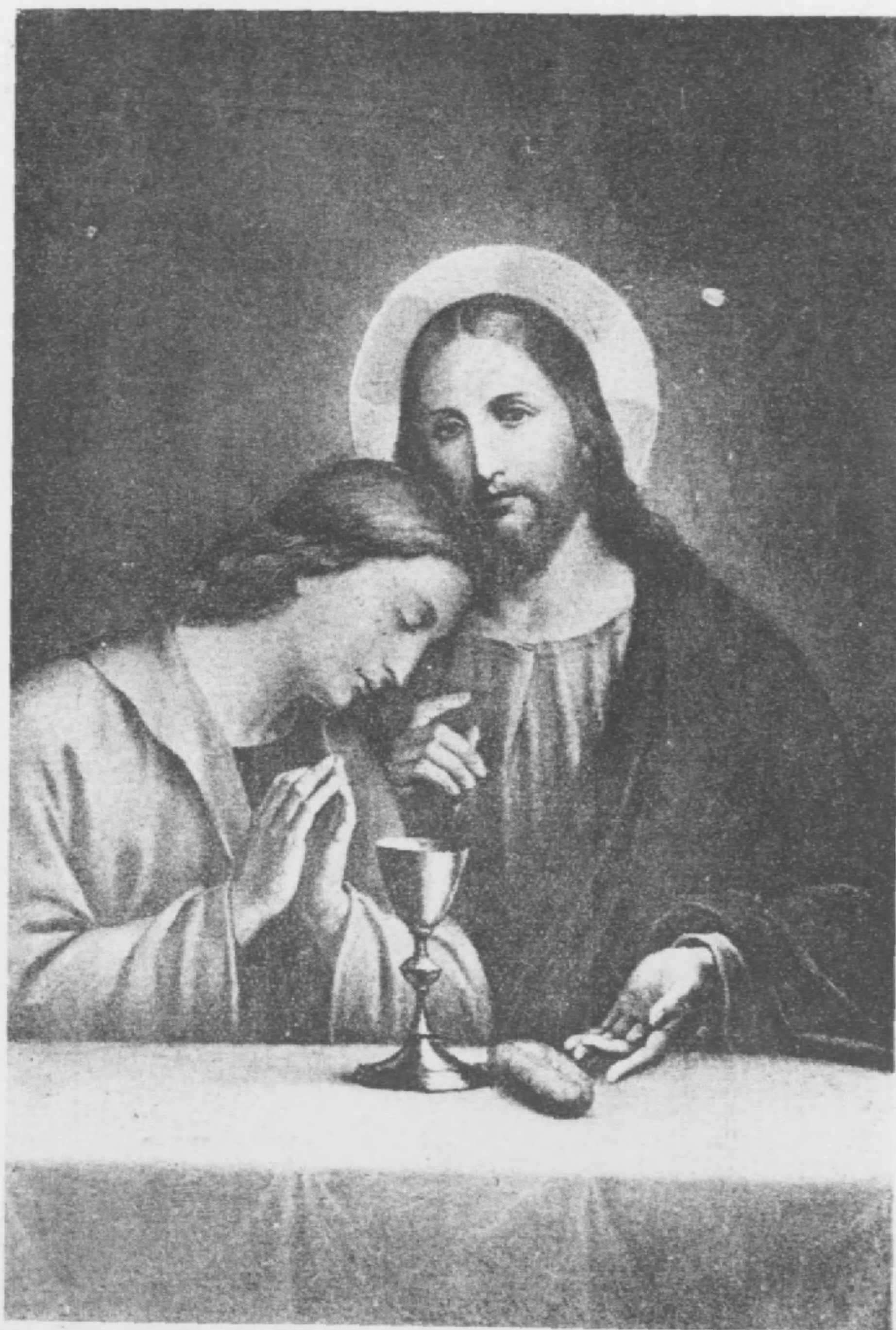
本書引用聖經之處，譯者參用土山灣出版的新經譯義與獻縣出版的新經全集二書，間或調換或增刪一二字處，無非欲其清楚而已，並無貿然修改之意，乞閱者諒之。

一九四一、一、一九日

譯者於徐匯大修院

「見之者爲是證，其證確也，
彼自知實言，令汝誠信。」

——本書二九頁——



· 前 胸 蘇 耶 在，寵 所 蘇 耶 為 徒 一

· 三 廿，叁 拾，壹 若

第一章 前驅門下



在巴來斯丁，先知的呼聲已有四百多年不聽見了；忽然，在死海相近，若爾當河岸上，新的呼聲又來了。這事發生在紀元二十七或二十八年上。第伯畧 Tiberius 登極後第十五年；比辣多統領着如德亞；大黑落得的兩子；盎點伯統領着加里肋亞與彼累亞，斐理伯統領着依多畧與脫拉高尼點；從紀元十八年後，總司祭權落在蓋法手裏，他是老司祭亞納的女婿，這位老司祭有財富又有權勢。○

這位宣講員便是一位可奇的少年，他誕生之前，有天神先報告他的父親，匝加利亞大司祭，當時他正在至聖所金台上用香○，他的母親雖已年老力衰，但終于產生了他。他年輕時，已退往葉里閣相近，死海之西的曠野里。在那裏，他就如古先知似的穿着駱駝的皮，腰裏束着皮帶，飢餓時吃一點山洞里或樹枝上的野蜜，他祈

求，克苦，等候天主的命令，打發他出去傳道。時候到了，他沿着若爾當河宣講，勸人領贖罪之洗，以求罪赦。他參用依撒意亞的預言^③，自稱修吾主前程的傳令員，爲築直吾主的道路；這件事很快發生嚴重問題，傳進元老院，經生，學士中間。

當時等候默西亞的熱誠，盛極一時，而且也不只限於西默盎或亞納等一輩有德之士^④。日路撒冷的居民全等着默西亞降臨^⑤，注意着「該來的」主^⑥，他們細細地考察着先祖們的聖傳，當時的光境，以求認識默西亞^⑦，羅馬人已佔據了安多尼亞敵樓，羅馬總督已進駐日路撒冷聖京，在大瞻禮日給他們維持秩序，在猶太居民或朝聖者前，顯出羅馬的威武，表示猶太的命運已在羅馬大皇權下，但這一切外來的禍患終沒有打破他們政治獨立的迷夢；相反，他們更熱烈地等候着救主默西亞。他們稱這願望是「耶和華的祝福」，耶和華將付義撒厄爾的光榮，遠在達味王國之上，目前的苦難無非使他們來日復興時的祖國更光榮，直至永遠。因此，聖若翰振臂一呼，各地的民衆都趨赴而來：日路撒冷，如德亞，若爾當河沿岸的百姓都前來探問^⑧。他欲復興民衆的信心，給除免世罪的羔羊開路；他就是匝加利亞的兒子，

他按着天主的聖意，以厄利亞的精神與威力來勸化義撒厄爾的子女，使他們成爲吾主的良民⑥。若翰在第一批聽衆之間，選了自己的門徒，其中就有聖若望宗徒。

若望原文的本意解作：「耶和華是仁慈的」，當時這名字很普通的，聖經上，自瑪加白起，至少有十位名叫若望的，其中有司祭若望依爾剛 Hyrcan，若翰（原文若望與若翰同），第二福音的著者瑪爾谷也叫若望。若望宗徒當時約有二十歲，生於紀元六或七年前，在奧古斯都朝。他出身伯撒意達，與伯多祿，安德肋，斐理伯同鄉，他的哥哥名雅各伯。伯撒意達當時是一個漁村，名字原文的本意解作：「漁屋」，它一面靠着若爾當湖，在底伯理亞海之北，經斐理伯總督經營之後，這漁村一躍而爲人口稠密的大城；過後，改名儒里亞，爲記念奧古斯都的女兒。

聖若望的父母怎樣，我們不多知道，他的父親名才般台，母親名撒落滿。聖教古時的作家們給撒落滿寫了不少假設，說她是聖若瑟前妻的女兒，又有說她是葛來奧法的女兒，是匝加利亞的女兒，作家們各自爲謀，沒有可信之說，但近來找到一個比較近情的推測，但可惜沒有確切的證據，就是說她是童貞聖母的姊妹⑦。如此

，聖若望是耶穌的表弟兄，那可不必奇怪吾主特別的寵愛他，和他慈母的妄求^④與十字祭台下聖子託付聖母于若望等^⑤。

以上的事，是真是假，不關大局；現在看他們的家庭如何，他們是小康之家。天然的富源，湖里大量的魚供他們捕捉，而且又靠近幾個人口稠密的城池，得以暢消無憂，如葛法納翁，底泊理亞，撒福利 *Sepharia*，伯撒意達。他們自食其力，還有餘剩，才殷台工作所餘的積蓄，也有相當的數目，當時如德亞有一句話：「欲發財住在北部，欲求學問住在南部」，才殷台有二個兒子相幫之外，又往往僱用幾個短工^⑥，有時也邀伯多祿與安德肋一起捕魚^⑦。撒落滿是跟隨救世主聖婦們中之一，她們往往供給吾主與門徒們的需要^⑧；她也是復活聖日早上欲給吾主傳香油的聖婦們中之一^⑨。又有一件事，聖若望可以在大司祭宮里自由出入，足見他在日路撒冷有一個住處^⑩，從此看來，聖若望的父母並不是庸俗的勞工而已。

聖若望的幼年時代就在這一種環境中度過，他是一個勞工又是一個熱心善士；他們同外國的人情風俗很有接觸，因為他們的地位不像如德亞似的封閉在中間，如

里肋亞上部與湖周圍的民族很是混雜，爲了商業往來，他們往往通用希拉話，猶太人中自以爲正宗派的很仇恨這許多外方人的來往，他們從默索包帶米與大瑪斯裝運貨物，穿過巴來斯丁而至責撒畧與埃及，聖若望到了就學年齡，就在會堂里受相當的教育⑤，伯多祿，安德肋，斐理伯也受過同樣的教育，在湖的相近，往往有學士們經過，他們吹毛求疵，專研考許多細小的疑難；聰敏的如德亞人，粗笨的加里肋亞人，這是當時普通的觀念，從口音上也能辦出加里肋亞人來⑥，宗徒大事錄上也記着元老們輕視聖伯多祿與聖若望，說他們是「無智識的平民」⑦。

聖若望及至工作年齡隨着父親度捕魚的生活，他學會了下網、駕舟等技術，在這苦重的生涯中，他鍛鍊自己的靈魂；開擴自己的精力，他是粗笨的勞工，兩隻手起着硬皮，面孔給太陽與海風吹成褐色，但畫家們因爲他是守貞的，他有熱愛的靈魂，又是耶穌的愛徒，因此把他畫得好似美貌的女子。

若爾當河岸發生了的奇事，不多時候就會傳進湖里漁夫們的耳朵裏，可以推測才般台的兩個兒子，同安德肋，伯多祿（他們的漁伴），迅速地趕往葉里閣，他們好

比白冷的收量，心急着欲看個究竟。他們到了之後，看見若翰前驅一身奇特的服裝（前面已說過），聽到他教訓民衆悔罪，因為天國已近了。若望一定熱烈等候着這天國；他鄭重地考察這先知，祝福他，迅速地投服他。當時有許多人寬容大量同意犧牲一切，爲自己建立一個盡善盡美的天國。若望迅速地已認識前驅的話，他立刻順從前驅所劃定的生活規程，他貞潔的靈魂立刻興奮地投服前驅，他精神奮發，猶如少年戰士。從此，他侍立前驅左右，仿效他的德表，採取他的優長，隨從他的訓授；總之，他伴在前驅門下，在腦里刻上天國的影像，這天國已近了。

前驅門下，聖若望先打定了來日宣傳福音的根基，天國的真觀念。在世上，在靈魂上，建立天國的要件，漸漸的刻上他的像司，有許多聖傳作者對這件事往往有過分的，不確的記述。前驅並不是「風搖之草」^⑤，他的道理是堅定的，是謹慎的，將建立的天國並不是義撒厄爾所希望的天國，他們以爲這天國是強盛的，是榮耀的，在世界萬國之上，比達味的王國還神氣。但，這天國是神聖的天國，不限於世界的國土，而是每人的天國。爲此，每人該行補贖，以待天國的降臨；每人該自認己

罪，振作己心，領受聖洗，完全變化自己。驕傲的猶太人，自以爲是亞巴郎的後裔，都有特別的權利，前驅責斥他們，不亞于耶穌所說，若翰說：「猶族，誰告爾避將來之怒耶？故宜悔過，行相稱之功，勿謂：我有亞巴郎爲父，蓋予告汝，天主能使此石，出亞巴郎之子」⑤。他所說的天國出乎他們的夢想。建立這國家用不到戰爭，這國家也不只限於亞巴郎的子孫。前驅表示自己是天主的使者，判人行爲的使者。他手里拿着簸箕，颶汰場禾，把嘉粒收入倉里，芻稿投進不息之火里⑥。時間已臨，快該以補贖來改變自己，默西亞快將顯示了。「斧斤已置樹根矣，凡樹不結佳果，斫而委諸火」⑦；「來者（默西亞）」的手裏已拿着颶箕，把草麥放上去篩⑧。許多人聽了他的話，驚恐發抖，凡不傲稱自己是亞巴郎的後代，不以爲宗教在乎行動而不求真正的信德者，都走到若翰之前，把他看作先知，詢求他怎樣能滅除天主的義怒。這許多人中有：法利塞，撒多叟，佈彼加諾，兵士們，他們都集在若爾當河岸上。他的訓導都合着他們的地位：即改變自己，修德立功。猶太人看重現世的財帛，以致不肯救助近人的急難，若翰因此教訓他們修愛德說：「有二件長袍的

送一件給沒有的，食物也是如此」⑤。聽衆之間，也有法利塞所輕視，目爲罪人的一佈彼加諾，兵士們，外方的商人，他們要求滿意解決自己的地位。收稅者也可安分守己，只須不收過分的稅，便沒有罪，也可升入天國⑥。兵士們往往搶掠，姦淫，欺侮他人，他們不必改換自己的職業，但該改變自己的生活，不再作惡，該滿意自己所受的糧餉⑦。

他們的結局如何？不知悔過的猶太人將受求遠的懲罰，悔過自新的，不論他們的地位如何，出身如何，將共享天國之福。他的道理深刻地傳到民間，奉爲正理，日路撒冷的元老院那肯任他宣講，任民衆跟隨前驅，不加絲毫阻止。他們不疑惑這是默西亞降臨的預兆，但他們奇怪爲何沒有革命獨立等英雄的舉止。他們把若翰看作一位先知。首領們的輕視，更好說仇視，不能阻止若翰；爲此他們想詢問他有何宣講的名義，若翰以聖經的指示回答他們。

一天，⑧司祭與肋未們派使者，從日路撒冷至伯大尼，若翰付洗的地方。才般的兒子當時已在前驅左右，他年老時還紀着當時使者與若翰問的問答：「你是誰

？他不否認，他說：我不是基多——默西亞，他們又問他：那是誰？是厄利亞麼？他說：我不是，是先知麼？他答：不。」使者們爲難了，他們已找不出能關着默西亞的問題了，他們又疑他是日勒米亞，他們在無法之中，只得請他自己說出宣道的名義，他們果然不肯信服他，除非他發顯一個天上的靈蹟：「那你是誰呢？好讓我們去回報委派我們的，你自己說你是誰？」若翰立刻謙遜地回說：「我是曠野里的呼聲：築平吾主的道路罷，依撒意亞先知早已說過。」委派他們的是法利塞黨；他們不知道先知的話有何意義：先知因爲看見天主從巴彼隆召回自己的百姓（仰老罷伯于五三，八年得西路斯之准，領充軍的同胞們回如德亞）而預言着這句話，當然這句話不能按字面強解，但前驅的外表，住處，另外宣道的題材，使他們猜想到這句話外表的意義，他們除了國家淪亡的羞辱之外，有一件更可痛可悲的事，就是他們的靈魂都成了罪惡的奴隸，前驅所欲說的就是這一層，人類將靠着中保默西亞而得脫奴役的鎖鍊，西路斯王只是一個像徵而已，法利塞們大概沒有想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若翰的本意，他們滿意他誠實的否認自己是默西亞，或厄利亞，或一位先

知，他們在民衆之前傲傲然攻斥他的行爲，責問他說：「你既不是基多，也不是厄利亞或先知，那你爲何付洗呢？」這次，他們清清楚楚地聽到前驅的職務，他的付洗，是良心清潔的一個表記，爲預備基多的付洗，基多的付洗好比火，有煉淨靈魂，並付天主之愛的能力。這時，他想到默西亞已在人間，但沒有人認識，衆人反注，意着自己，他說：「我只把水授洗；有立在你們中的，你們不認識他，他後我來，但勝於我，我爲他釋履帶，也不敢當。」

這個要緊的回答沒有喚醒使者們的好奇心；他們一點不注意他所說的一位大人物，只急急地回去回報法利塞們。默西亞的前驅，聖若翰，經過這一次的詢問，在門徒們與民衆之前反更有勢力。

前驅清清楚楚對日路撒冷的司祭與肋未說：「有立在你們中的，你們不認識他」，這句話不是沒有根底的，因爲耶穌已默示了他，他認識之後，急急地爲耶穌作證人，告訴自己的門徒們，元老院的使者詢問後的一天，吾主路過伯大尼。若翰同兩位門徒正在一邊，看見耶穌經過，便說：「看，天主的羔羊！」前晚，他已這樣稱

呼過他，他接着又說：「此除免世罪之天主羔羊也。予嘗言後我來者，因先我有而勝我，即是此人。予未嘗識之，惟遣我水洗者，告予曰：汝見神降止其上者，即藉聖神授洗者也。」二位門徒認識他是默西亞，於是跟隨了他。耶穌看見他們前來，問說：「你們找誰？」他們答說：「拉彼（先生），你住在那里？」耶穌說：「來，看罷。」他們跟着去，時刻是下午四句鐘，正是聖殿晚祭的時刻。

這是聖若望宗徒在自己著的福音里，記述第一次逢到耶穌的真情。他到了，見了，立刻完全信服。他找到了默西亞，從此以後，他只求親熱地隨從他，當他的徒弟，生活于他的指引之下，猶如前幾天在若翰門下。

前驅領他投服耶穌，此恩此情，聖若望永世不會忘記。他仔細地把若翰的宣道與德表講述給其他幾位聖史：瑪竇，瑪爾谷，路加。在他自己的目光之下，若翰是耶穌——默西亞，天主之真子——的證人；新婿的朋友，朋友侍立新婿左右聽着，喜樂聽聞新婿之聲，他的希望是新婿振揚，而自己消衰！

在若爾當湖週圍，有各色的民族，風俗也比較放任，但聖若望還是童貞。他在

青年各種美德之上，另外又有無比的寶貝——清潔的特寵。聖師們，另外聖熱羅尼莫與聖奧斯定，說耶穌所以特別親愛才般合的幼子，正因他的貞潔，以致在建立聖體時肯讓他按首懷中，在十字架上又以自己的尊母託付給他；聖師們又說他貞潔的眼銳敏地會占仰物爾朋，他描述天主生活的話，從沒有一位哲士能超越他，或同他相並。

註：① 路加，叁，一，二。

② 路加，壹，二。

③ 若望，壹，二三。

④ 路加，貳，二五——三八。

⑤ 路加，貳，三八。

⑥ 路加，叁，十五，若望，陸，十四。

⑦ 若望，柒，二六，二七，四十一——四二。

⑧ 瑪竇，叁，五。

- ⑨ 路加，壹，十六—十七。
⑩ 若望，拾玖，二五，瑪竇，念柒，五六；瑪爾谷，拾伍，四十。
⑪ 瑪竇，念，二十一—二一。
⑫ 若望，拾玖，二五—二七。
⑬ 瑪爾谷，壹，二十。
⑭ 路加，伍，十。
⑮ 路加，捌，三，瑪爾谷，拾伍，四十，四一。
⑯ 瑪爾谷，拾陸，一，路加，念叁，五五—五六，念肆，一。
⑰ 若望，拾玖，二七。
⑱ 宗徒大事錄（以後簡稱大事錄），玖，十三。
⑲ 瑪竇，念陸，七三。
⑳ 大事錄，肆，十三。
㉑ 瑪竇，拾壹，七。

●	●	●	●	●	●	●	●	●	●	●	●
路加，叁，七—九。	路加，叁，十七。	瑪竇，叁，十。	瑪竇，叁，十二。	路加，叁，十一。	路加，叁，十三。	路加，叁，十四。	若望，壹，二八。	瑪豆，拾陸，十四。	若望，壹，十九—二八。	若望，壹，三五—三九。	若望，叁，二九—三十。

第二章 耶穌門下

1

若望與安德肋不久便把會見耶穌的新聞傳開去。他們領西滿去見吾主，吾主已看到他將是教會的基石①。翌日，他們三人又去報告給斐理伯與納大那②，三天之後耶穌領着五位新門徒——來日的宗徒——登上彼累亞，至加里肋亞加納，參與婚席，瑪利亞同幾位親戚也在那里③。席中，酒不夠了，聖母對聖子說：「酒沒有了！」耶穌答說：「女人，我同你有何干涉？我的時間還沒到。」聖母對僕人們說：「你們按他的命令做去。」

當時在旁邊有六隻石甕，猶太人洗手所用，每隻可容二三罈。耶穌說：「把水裝滿這幾隻石甕。」他們裝至平口。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舀罷，去送給司席的。」

「，他們送了去。司席的嘗了水變的酒（他不知酒的來原，只有僕人們知道），呼新婦說：『人皆先進佳酒；待客酣了，才進薄酒，而你反把好酒留至如今。』」果然聖子爲俯允聖母的請求，而發這一次的靈跡，但也爲在新門徒之前顯出自己的權力，吾主往往以靈跡堅固他們軟弱的信德。這次是水變成了酒，三年之後，傳教生活結束的時候，耶穌將在席上，以饅首與酒，應聲而變成他可欽可崇的聖身聖血，耶穌和聖母從加納回至納匝肋⑤。這時，五位門徒也回至家里，在湖上操舊業。他們嘗當了若翰的門徒，現在隨了前驅的指引，當耶穌的門徒。他們並不指定某一位師傅，以至必須同他共居同起。耶穌也還沒有這樣號召過他們，教他們犧牲一切，拋去一切。他們繼續捕魚度日，但盡所能去聽耶穌宣道，另外三巴日，他們會集在葛法納翁會堂里聽講，這座會堂是當時加里肋亞傳福音的中心點。他們到葛法納翁的路程也不遠，他們可以在湖里航行去，也可沿着湖岸走去，爲他們的職業也

不多妨礙。

耶穌回歸後第一個三巴日，從會堂里出來的當兒，猶太人驚奇他的訓授，另外

耶穌又治愈了一個負魔的病人⑤。當時，安德肋，西滿，雅各伯，若望都在耶穌身邊，他們一起到伯多祿家里，耶穌發聖跡治愈了伯多祿岳母的病，她便招待他們午餐。不久，葛法納翁四週的居民都已聞到這許多靈跡，待太陽西沉，三巴罷工之期滿了，立刻有許多病人與負魔者向西滿家來，這時聖若望又親眼看見耶穌治愈種種疾病⑥。天已黑了，吾主看到這種種為新門徒們能生驕傲的危險，於是乘着黑暗，吾主退避衆人。翌晨，伯多祿等又找到我主，但吾主不願同他們回葛法納翁，他不願參與民衆的熱鬧，他只欲開他們的神目，他講的話已足夠提醒一輩不自作聰敏的人。現在，他該週遊鄉村，廣施恩澤與訓導⑦。這時，四位新門徒跟隨他沒有？我們不知道！

但，吾主在湖四週宣道之間，指定了若望為自己的宗徒。葛法納翁城那件事發生之後，最多幾星期，巴斯掛大瞻禮已近了；耶穌願同自己的門徒們一起前往。一天，在湖岸上許多人擁擠着欲聽吾主講道，另外看他發聖蹟，吾主登上了西滿的小船，在湖上訓導百姓。訓畢，對西滿說：「往水深處去下網。」西滿躊躇了一時；

他同安德肋已整夜工作，一點收穫也沒有，但他能違逆那已稱為師傅者的命令麼？他聽命下網，頓時大量的魚湧進他的網，網也幾乎撕破；他只得叫才般台與二子前來相助，兩隻船都裝得滿滿的，幾乎沉下去，伯多祿大為驚懼，投服在吾主足下，吾主就解釋了這聖跡所含的意義，從此，他們該天天跟隨吾主，同吾主一起忍勞受苦，作吾主生活的證人，教道的證人，又是吾主最親密的朋友，吾主該栽培繼任的人，以自己的聖道栽培他們成為自己的肖像，他已看中了這幾位謙卑的漁夫，當時是捕魚的漁夫，將來靠着天主的仁慈與良善成為捕人的宗徒④，他們對於自己的將來一點不知道，是升官發財或是為天主工作，全不介意，他們毫無阻礙地拋棄一切，隨從吾主，才般台二子的犧牲更重更大，也更完全，伯多祿和安德肋只是換了一個生活方法，若望與雅各伯該離別自己的父親，這位年老的父親從此沒有人同他共嘗風雨之苦了⑤。

聖若望從第一次逢到耶穌至今，約已三月了，從此，他一直追隨聖子左右，除非為了宣傳福音，才離開耶穌，週遊加里肋亞諸小村⑥；他將是耶穌生活言行的見

證人，宗徒中惟有他站立在十字架下，目睹耶穌最後，最顯明的愛人之情。此後，他的生活是宗徒的生活，欲看他仔細的生活，在吾主行實里可以找到。

這里，不再細述聖若望的瑣事了；現在看他在許多瑣事上所顯的性格與心情如何。

2

宗徒之間，聖若望蒙吾主特別的寵幸：他同伯多祿，雅各伯，三人是主要的宗徒，吾主生活上有幾件要事，祇有他們三人是證人：復活雅依祿之女⑤；顯聖容⑥；山園祈禱⑦。耶穌只派若望同伯多祿預備末次巴斯卦晚餐⑧。吾主特別寵愛他，因為他是童真的，心地正直的，寬容大量的。他不一定已是一個完美的少年；他炎熱而又急烈的性情必須加以糾正，他的意念，果然是為耶穌着想，但往往不合福音本旨。但，聖經上，可以看到他學會了吾主的良善，心謙，忍耐，愛德等。

一天，在葛法納翁，宗徒們看見一個不在吾主門徒班中的人，而他也靠了吾主的聖名驅逐魔鬼。宗徒們以為他妄用權利，侵犯吾主與他們的特權，于是阻止了他

·豈知吾主對他說：「不必禁止他，因為不逆你們的，便是附你們的」⑤。這件事顯示了他，將來在傳教事業上，該大量包容，謙虛自己。他人能善事，只要事是聖善的，何必苛求他本人呢！宗徒們見他不附吾主而以吾主之名行聖跡，其中未必沒有嫉妬的成份，使他們告訴吾主，這發聖跡的人，利用了吾主的聖名，他難道再會說壞吾主麼？他一定不仇視吾主，在吾主聖名的權下一起効勞，他的舉止，豈不顯示他的心（至少）已加入了宗徒之班麼？

不多時後，又有一件意外之事，足證聖若瑟還缺乏良善的美德。事發生在吾主末次從加里肋亞至如德亞行程之間。往常從彼累亞以達如德亞，這次吾主選一條直穿撒瑪利亞的近路。猶太人同撒瑪利亞人宿有仇恨，原因起于他們在伽利徐 Galilee 山上建立一座廟，相反日路撒冷聖殿之時。所以往聖京過瞻禮時，慣常不從撒瑪利亞走，以避免他們的虐待與阻止。因此吾主先打發二位宗徒去問路。這二位使者便是才般合的二子。某村上的居民果然不肯招留，請他們吃閉門羹。雅各伯與若瑟望大怒而返。他們認識吾主的尊貴與權能，為此欲吾主降火燒毀這村落，猶如古時

天火燒毀了索多瑪與烏木拉兩城：「主，欲我們命降天火燒毀他們麼？」不錯！古時天主也往往借仇人的手來責罰不知悔改的巴來斯丁，以撒瑪利亞而論，厄利亞曾兩次命天火燒死與各徐亞 Ochonas 的使者④。但耶穌給人類立了一張新約；在敬畏天主的誠命之上，加上了愛天主的誠命；兇嚴的時間已過去，現在是救贖，擗和，收服人靈的時間：耶穌憂悶地回答他們說：「你們不知道自己該有怎麼心腸。人子不來害命，但為救援人命！」他就領宗徒們避開這村落，而投它處。⑤

聖若望與別位宗徒們果然常抱有救贖百姓的觀念，但這觀念相反耶穌的言論，他們所想像的是現世的國家，耶穌是光榮的國王，他們將來都圍在這大王左右，當公侯將相，為此，他們追隨他週遊巴來斯丁，只須看察，當吾主榮進聖京之前，若望之母的言行便可明白，她同二子走近耶穌跟前，說：「師，凡我所求的，請應允我」。耶穌說：「欲我為你們做怎麼？」她就跪下回答說：「你享光榮時，請賜此二子，一坐在右面，一坐在左面」。這件事引起了宗徒間的爭論。為了地位問題，他們間已好多次不和了。在加里肋亞行程上，他們爭過誰是最大，到了葛法納翁，

耶穌用一個小孩做表率，而教訓他們說：誰欲是第一的，該為衆人之僕^㉔。這次，他們聽了如此確切的要求，又羣起爭論攻斥雅各伯與若望。耶穌任便他們爭論，但回答撒落滿說：「你不知所求！」乃向雅各伯與若望說：我飲之爵，你們也能飲麼？兄弟倆堅決地說：「可以！」耶穌說：「你們果然將飲我的爵，（指為吾主與福音之故將受的患難），但坐在我的左或右不是我安排的，是聖父佈置的。」過後，耶穌問諸位宗徒們說：「你們知道異邦的國君，抑制自己的百姓，大臣則肆用自己的權柄，你們不如此，誰欲為你們中最大者，當你們的傭僕；惟欲為你們中第一的，當你們的奴才。因此，人子來不役人，而受役于人，且捨去自己的性命，以救贖多人的性命^㉕。」

聖經上祇記着這三件關着聖若望个性的事，從這三件事上可以看到他是急烈的，嫉妬的，光榮愛戴自己的師傅的；他為天國的光榮，不惜捨身忍難。由他所著的默照經與福音經里，顯示他是一個好動的人，有急烈的熱情，不可制馭的毅力。直至年老力衰，他還是如此對待叛逆與異端的人們。但在傳教事業上，他節制了自己

猛烈的熱情與威力；這便是他同良善心謙的師傅同居共起所得的實效；在耶穌門下學得了不顧自己，犧牲自己，寬恕，愛護他人諸美德。

3

耶穌傳教生活的最後一星期里，吾主格外顯出特別鍾愛聖若望之情，與聖若望親熱耶穌之情，受難的時間已近了，耶穌的仇人們早已定了許多陰謀，陷害聖子，但吾主說：「吾的時間還沒到」，以安慰自己的宗徒們。但，現在，他榮進日路撒冷，在聖殿里，當幾位外方人要求見他時，他說：「時間已到了，人子該受光榮。我確實對你們說，如麥非落地而朽，仍是一粒麥；它朽了，才結許多果實……現在，我神魂已憤，再有何言……父，援我于彼時……現在，世界被逐了。當我被舉離地時，我將引衆歸我」⑤。聖若望觀察到吾主所言，係指示將怎樣去世。吾主早已預言過三次，他們也該明白了，他已清楚地預言在這聖主日里在日路撒冷將發生的事。

已是瞻禮五了，門徒們走近耶穌身邊，說：「師傅，你欲我們在那里預備巴斯

「晚餐？」耶穌在他們中選了伯多祿與若望，道：「你倆往城里去，進城時，你們將遇到一個提水桶的人；你們隨他進屋，告家主說：「師問你將在那里同門徒們吃巴斯卦？他將指給你們一間陳設華麗的大廳：你們就須備一切所需之物」⑤。伯多祿與若望遵命前往；所遇果合吾主之言，他們就在那邊預備巴斯卦。

一切預備好了，耶穌引門徒們到大廳里去。

聖若望一點也沒有記述建立聖體之事。凡責怪他的，其實自己沒有明白聖若望著福音經的目的。他不欲重複前三位聖史的福音，他只欲補足他們的作品。他寫聖經時，已在第一世紀之末，聖教會已有許多記述建立聖體的作品，而且傳流頗廣。最早的記述是聖保祿給高林多的第一函⑥，在五七或五八年；還有瑪竇，瑪爾谷，路加等記載。聖若望已沒有怎麼特點可以加上去，況且在第六章上，五餅變蹟之後，早已記述了吾主在葛法納會堂里論生命之糧的一篇演詞。建立聖體一事，無非應驗吾主所預言的真糧。因此，聖若望以為不必重述。但，他把當天晚上的事，按着次序，一件件的佈置適當，使後人有確切的認識；另外感謝他記述了吾主晚餐後

的許多談話，靠了他，靠了他的記性，我們得以認識耶穌最後的念慮，與安慰門徒們的說話，吾主教他們相親相愛如弟兄，預防來日的兇禍；另外，吾主爲自己，爲門徒們，爲信友們求聖父的一篇妙文：「父，時已至，榮爾子，使爾子亦榮爾，如爾賜子制萬民之權，俾以常生賜爾所予之人，夫常生非他，乃認爾惟一眞主，及爾所遣耶穌甚多，我曾榮爾於世，爾委我行，我已全行矣，父乎，今使我偕爾獲榮，卽創世前，我偕爾所有之榮。」

「爾賜我脫世之人，我以爾名示之，彼皆屬爾，爾已賜我，其人皆守爾道，今其知賜於我者，均出於爾，蓋爾授我之道，我悉傳之，彼領受而眞知我出於爾，且信爾遣我，我爲若輩禱，不爲世俗禱，然爲爾賜我之人禱，以其屬於爾也，屬我者，必屬於爾，屬爾者，必屬於我，我因彼受榮，予不復在世，而若輩仍在世，我來就汝，聖父乎，因爾名保爾賜我之人，使其爲一，肖似我儕，方我與若輩同處，我因爾名保之，爾所予，我悉守之，除蕩子外，無一亡者，俾經言驗焉，今我赴汝，予猶在世而出此言，欲其備有我樂也，我以爾言傳彼，彼不從俗，如我之不從俗，

故世俗嫉之。我不求拔其出世，惟保其不陷於惡。彼不從俗，如我之不從俗。求聖彼於真道，真道爾言是也。我遣彼入世，猶爾遣我入世。我爲彼成聖，使彼亦真成聖。

「我不特爲彼禱，亦爲聽其言而信我者禱。俾衆人合一，如父在我，而我在爾，彼亦於我儕爲一，使世俗信爾遣我。爾賜我之榮，我亦賜彼，令其合一，如我儕爲一。我在彼，爾在我，使其全合爲一，世俗知爾遣我，且知爾愛彼，如爾愛我，父乎；我所在，願爾賜我之人，亦在，與我相偕，俾得見爾賜我之榮，蓋創世前，爾已愛我矣。義哉父乎，世俗不識汝，我則識汝，彼輩亦知爾遣我。我曾以爾名示彼，復將示之，務使爾愛我之情，在於彼而我亦在彼。」

這是最足動人的禱詞，也是新經上最美妙的言語中之一：一位新司鐸，當祝聖的晚上，念了之後，能無極深的情感麼？

晚餐間，吾主給聖若瑟一個痛苦的暗示。當吾主給宗徒們濯足之時，已說過：「你們是清潔的，但不是衆人都如此。」上席之後，他又說「與我一起同餐的，

舉足踢我……我確實對你們說，你們中有一人將負賣我。」^㉔衆人面面相顧，猜測所言爲誰。這時，伯多祿給若望一個暗號，叫他詢問吾主，請聽聖史自己的記述罷：「一徒爲耶穌所寵，在耶穌胸前，伯多祿示以意，促問所言伊誰，於是倚耶穌胸前問曰：主，誰歟？耶穌白：我濡餅授之者卽是，乃濡餅授依斯加略西滿子若答斯。一咽，魔即入，耶穌謂之曰：爾所行，可速行之。同席者，皆不解其云何。或意以若答斯司錢囊，耶穌命其市禮日所需，或以濟貧乏，若答斯既咽卽出，時已夜」^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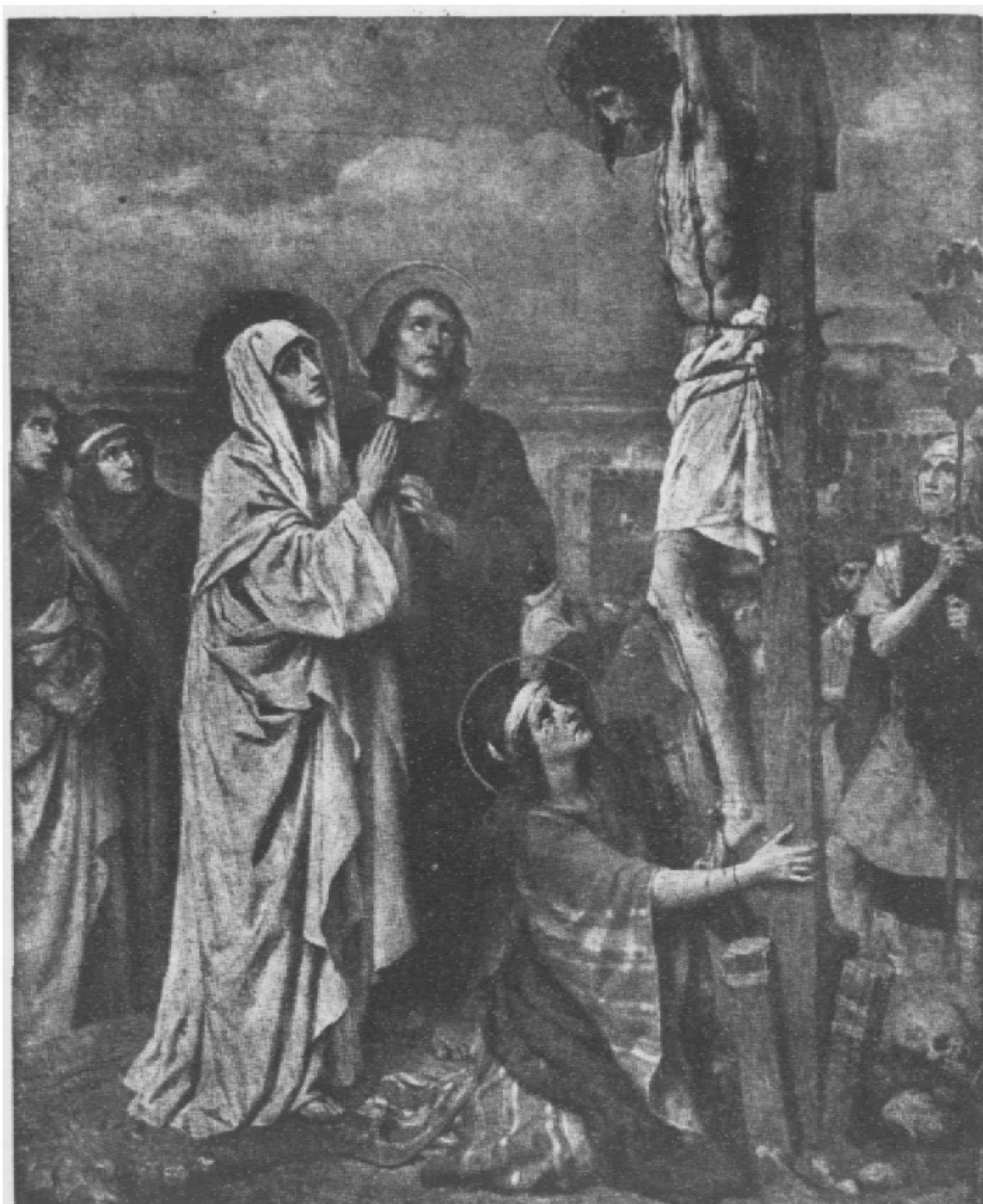
聖若望已知道是誰，但當時他嚴守着這重大的祕密。耶穌信任他，因此，把自己最大的痛苦告示他。後來，若望聖史記述許多若答斯的可痛可惜，使吾主聖心受苦的事，只須提起若答斯的大名，意念中顯出一個可憐的叛徒^㉖。

聖史中，祇有聖若望目睹吾主受難的種種。日瑟瑪尼山園中，吾主被捕後，他同別的宗徒們一起逃走^㉗。但這是片刻的事，無非爲避免混在元老院所派的兵隊里，也不願跟在若答斯後面，看這傷心的一幕。他立刻轉到蓋法衙門，同吾主差不多

同時趕到。他認識大司祭^④，因此得以領伯多祿一同進門^⑤。他目睹蓋法衙門里的審問^⑥，衙役們的舉動^⑦，聖伯多祿的三次否認^⑧，比辣多跟前的審問，比辣多的疑難與軟弱^⑨。這一切細小的或重大的事，他都親見親聞，一點不漏過。

不公平的判決宣布之後，聖若瑟出日路撒冷，登上吾主將受刑的加爾瓦略山。他同聖母，與別的幾位聖婦們，（大概在路上相逢到的），一起站立在十字架下當耶穌爲人類而拋去性命的證人。可惜，宗徒之中惟有他站立架下！伯多祿只知痛哭自己的罪；別的宗徒們，正如吾主所預言的，四散逃避，怕給惡黨們捉去受刑。

十字架下，司祭們咒罵着，惡徒們拈鬚分吾主的衣服，聖若瑟都親見親聞^⑩。這點瑣事不必多談，且看吾主對聖母的爱情，對聖若瑟的信託。聖若瑟記着說：「立于架旁者，有耶穌之母，其妹瑪利亞，即葛來奧法之妻，又有瑪利亞瑪達肋納，耶穌見母與愛徒侍側，謂母曰：女子，此爾子也。旋謂宗徒曰：此爾母也。自是徒奉之子已屋」^⑪。聖母不將單獨地活在世上，但他的心靈給離別之痛擊碎了；從此她唯有忠心的聖若瑟，以迄壽終。但天主的遺產並不單賞賜了若瑟個人。天主把一



，子女：曰母謂側侍徒愛與母見耶穌
也母爾此：曰徒斯謂旋也子爾此

· 七廿，六廿，玖拾，望若

切所喜愛的賞賜我們，他把自己的母親賞給若望，而若望係代表後世一衆的信友，才般台的幼子只是第一個立嗣子而已。後世的信友，根據着這一頁聖經，對聖母獻子女的信託心，失望的靈魂，在她身邊求得希望。

十字架下，聖若望還有一件證人的本份。『時值備禮日，如德亞人不欲禮日屍懸架上，蓋此日大節日也，爰請比拉多准折若而人脛，去其屍，兵至，將同釘者之脛，次第摧殘，及耶穌，則見其已死，未折脛，一兵舉戟啓其肋，血水驟流，見之者爲是證，其證確也，彼自知實言，令汝誠信』⑥。聖師們占仰讚頌這件妙證，包那聖師以高深的神學，神思妙想說：『聖若望在十字架下的本份，是爲拾取聖血。前日晚上，這聖血已由聖體聖事遺傳給我們。』

們？

『現在加爾瓦畧山，祭台上全流聖血之時，誰接受這遺產，以傳給後世的嗣子們？』
『世上的財翁，臨死之前，往往請一管理人，使全部的財產歸于子女們。現在誰被選替耶穌管理遺產？祭台下，聖母也站立着代我們受苦，爲我們爭聖寵。但聖

寵的中保沒彙有這本份；天主的按排，欲這本份從男子祝聖的手里傳給男子們。

「所謂男子便是司鐸，這裏的聖若望便是表率，這是服務人靈的秩序與等級。祭台上沒有一點聖血，聖體聖事里沒有一件聖寵，不經過聖母聖心與司鐸的手，十字架豎立在天地之間，十字架上的是耶穌；耶穌脚下是聖母，聖母身邊是聖若望；聖若望就是司鐸；山脚下，羣衆舉目望山，山上有人類的救援；這是一張最完備的救贖之像④。」

4

聖若望最後的本份是領聖母回日路撒冷。時間輕輕地流着，已是復活瞻禮的早上，他們專心于祈禱之間，伯多祿也來了，兩位宗徒互相追憶着以後的種種慘事，連一接二復活的喜信，不能減除他們的憂慮；他們多少猶如厄瑪伍的二門徒，思念中只有離別師傳之痛，那信瑪達肋納的報告⑤。瑪達肋納與雅各伯的母親，若望的母親，清晨往耶穌墓上，想給耶穌屍重塗香油，她們到了攻上，看見墓門的大石已展開了，向墓裏一看，大吃一驚，耶穌已不在了，瑪達肋納以爲又是司祭們的惡

作劇，他們不單活活地釘死了吾主，現又偷了他的屍身。她趨赴伯多祿若望跟前說：「他們從墳里偷了吾主，不知道放在那里！」伯多祿與他徒出，同往墓所。二人皆疾走，他徒較伯多祿又疾，先至墓上，俯視則殯布尙存。未入。西滿伯多祿踵至，入墓，見殯布在。裹首之巾，不在殯布處，另捲一處。時先至之徒亦入墓，見而信之」④。聖若望自願退居聖伯多祿之後，讓聖伯多祿堅定聖教會的信德：他隨在後面走進墓穴，雖則他們還沒明白，但已證明聖經所言，耶穌當自死復生，已不在墓里。他們留心觀察殯布放在一邊，裹首之巾，另捲一區；這證明並沒有人偷盜吾主聖身，偷盜者必不如如此細心佈置，顯見吾主已自願復活。這便是使他相信吾主復活的出發點：「見而信之！」以後四十日里發生的事，使他們大張信德，以致肯捨身致命為證明這件事。

伯多祿與若望回去⑤，看見別位宗徒們都集在一間屋里，門窗都關緊着，怕惡黨來捉他們，二位宗徒給他們講述所遇之事，不多時後，瑪達肋納又來報告⑥，宗徒們還是將信將疑，一面害怕，一面希望着，他們竟把瑪達肋納的報告為夢話⑦：

他們不信坟墓的事實推論，至少也該相信耶穌已親自顯現給伯多祿，次雅各伯，厄瑪伍二門徒了，但他們以為這個人的事，不足爲信。欲他們相信，除非有顯明的聖跡。聖若望第二十章里，細述吾主光榮復活，伯多祿與若望的信德之後，又述瑪達肋納的意外的快樂，與多默的沒信德。復活之晚，耶穌滿足了宗徒的願望；顯現在他們中間，說：「平安與爾偕！」說畢，顯示自己的手與肋。宗徒們見了吾主，大喜，但，已不是以前似的常久互相晤談之時，今後，耶穌只爲堅固他們的信德，補足自己的傳教工作才顯現于他們。耶穌接着說：「我遣發你們，猶如吾父遣發我。」說畢，給他們吹口氣，說：「領受聖神罷。凡你們所赦的罪，必蒙赦；你們留的，也留着。」

復活後第八天，耶穌顯現給多默時，宗徒們還留在建立聖體大廳里。又過了幾天，爲了費用問題，不得不出去找些工作，晚上，伯多祿，多默，納大那，才般台的二子，還有別二位宗徒，一同出去捕魚，可是，辛苦了一夜，毫無所得，及至東方微露白光之時，有一個不相識的人立在岸上說：「小子，沒有食物麼？」「沒有」

他們答：這位不相識的人又說：「在船右下網，那你們會捕得魚了。」他們聽着下網，果然魚很多，以致拉不起網。耶穌的愛徒立刻認出岸上的人，說：「這是吾主」^⑨。這是復活後第三次顯現給宗徒們。喫餅嘗魚之後，耶穌把聖教大權交付聖伯多祿說：「西滿，若納之子，你愛我勝於他們麼？」伯多祿答說：「主，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牧我的羔羊。」耶穌第二次又問：「西滿，若納之子，你愛我麼？」伯多祿答：「主，你明白我愛你！」耶穌說：「牧我的羔羊。」第三次耶穌又問：「西滿，若納之子，你愛我麼？」伯多祿聽見耶穌三次問：「愛我麼？」內心志忑地說：「主，你認識萬事，你也明白我愛你。」耶穌說：「牧我的羊」^⑩。三次明證自己的愛情用以賠補三次在蓋法衙門里的否認吾主。耶穌又告伯多祿將來怎樣受致命，但一點不說若望的前途。伯多祿已同若望多年同苦同樂，爲此指着聖若望問耶穌說：「主，他將怎樣？」耶穌說：「如我欲他留着，直至我再來世，與你何涉？你，跟隨我！」^⑪。這是吾主對聖若望個人最後的一句話，從此，兄弟間紛傳聖若望宗徒不死，但聖若望自己附加說：耶穌沒有說他不死，只說：「如我欲他留着

，直至我再來世，與你何涉？」③。這句聲明，糾正了許多古代的傳說，至聖奧斯定時還有人說聖若瑟宗徒沒有死，他還在坟里，等候耶穌再臨人間。

宗徒們的信德已成熟，耶穌的任務已完美，只待等他回到聖父跟前，耶穌末次的顯現預定在日路撒冷，五旬瞻禮前不多幾天，這最後一次交談之間，吾主阻他們回歸加里肋亞，重操舊業。宗徒大事錄第一章記著：「食間，諭宗徒勿離日路撒冷，然俟父所許，聖神之洗……聖神將臨格汝，汝受其能，證我於日路撒冷，於如德亞全境，於撒瑪利亞，以迄於地極」。說畢，十一位宗徒跟耶穌登上烏利伐山：當他們面前，上升雲間，他們已不看見他了，他們還白白地仰首望天，但世界上再也不見他的影形。宗徒們的新生活開始了。

註：① 若望，壹，四一—四二。

② 若望，壹，四一—五一。

③ 若望，貳，二。

④ 若望，貳，一—十。

- ⑤ 路加，肆，十六—二十二。
⑥ 瑪爾谷，壹，二—二八。
⑦ 瑪爾谷，壹，三二—三四。
⑧ 瑪爾谷，壹，三五—三八。
⑨ 路加，伍，一—十一。
⑩ 瑪爾谷，壹二十。
⑪ 瑪爾谷，肆，六—十三。
⑫ 瑪爾谷，伍，三七，路加，捌，五一。
⑬ 瑪竇，拾柒，一，瑪爾谷，玖，一，路加，玖，二八。
⑭ 瑪竇，念陸，三七，瑪爾谷，拾肆，三三。
⑮ 路加，念貳，八。
⑯ 路加，玖，四九—五十。
⑰ 列王紀，卷二，壹，十一—十四。

- ⑥ 路加，玖，五一—五六。
⑦ 瑪爾谷，玖，三三—三六，瑪竇，拾捌，四。
⑧ 瑪竇，念，二十一—二八。
⑨ 若望，拾貳，二三—三三。
⑩ 路加，念貳，七一—七十二。
⑪ 致高林多第一函，拾壹，二三，二五。
⑫ 若望，拾叁，十。
⑬ 若望，拾叁，十八—二一。
⑭ 若望，拾叁，二三—三十。
⑮ 若望，陸，七一，拾貳，四，六，拾叁，十一，二一—三十，拾捌，二。
⑯ 瑪竇，念陸，五六。
⑰ 若望，拾捌，十五。

- 若望，拾捌，十六。
● 若望，拾捌，十九—二三。
● 若望，拾捌，十八。
● 若望，拾捌，十五—十八，二五—二七。
● 若望，拾捌，二八，拾玖，十六。
● 若望，拾玖，十七—二四。
● 若望，拾玖，二五—二七。
● 若望，拾玖，三一—三五。
● 包那 L' Apôtre Saint Jean, P. 161-162.
● 若望，念，二。
● 若望，念，三一—九。
● 若望，念，十。
● 若望，念，十八—十九。

● 路加，念肆，十一。

● 致高林多第一函，拾伍，五——七。

● 路加，念肆，十三——三五。

● 若望，念，十九——二三。

● 若望，念，二六——二九。

● 若望，念壹，一——七。

● 若望，念壹，十五——十七。

● 若望，念壹，十八——二二。

● 若望，念壹，二三。

第三章 巴來斯丁聖教初興

聖者望同宗徒們離烏利伐山，同建立聖體大廳，那邊會集着有聖母，聖婦們，門徒們，他們選舉了一位宗徒，補叛徒茹答斯之位①。這位新宗徒便是瑪弟亞。他們一起祈禱等候聖神降臨，除赴聖殿頌揚吾主之外②，終不離開大廳。

司祭們以為這危險份子，麻煩的仇人已完結，利用羅瑪的威權，行刑至今已五十多天了；納匝肋先知已釘死城外，他們親見他臨終的景像，又派兵守住了他的坟墓，各處紛傳着他已復活，但親見的人不多，他們以為這傳說，日久之後，必自趨消滅；他的門徒們都已隱避，百姓也不再講起他們，為此，司祭們想大慶五旬瞻禮，不會再像巴斯卦瞻禮似的，擾亂不堪。

衆人向聖殿擁擠着，獻他們最初的收穫，忽然天上降下一個巨聲，狂風似的吹着，充滿宗徒們的房屋，屋內約有一百二十人；頓時有舌形的火球散在各人頭上，衆人都充滿了聖神③。熱心敬畏天主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回來過瞻禮，他們經過建立聖體大廳時，都受這巨聲的吸引，站立在屋外，他們都是這事的證人。宗徒們一同讚頌天主，各國來的猶太人希奇宗徒們的言語都是他們各國的言語，心地正直的人詢問這有何意義；意念歪邪的人就罵宗徒們已醉酒了④。宗徒們已不是以前似的膽小如鼠，他們將勇敢地宣講納匝肋耶穌，而毫不介意元老院的兇橫；他們無智無識的，也得口若懸河，向人宣講，即使有名的哲士也不及他們。真理，勇毅的聖神在他們身上施了奇妙的工程。

伯多祿不聽便他們嘲笑聖神，譏誚弟兄輩。他是宗徒之長，站在衆人前，權威地解釋方才的事；作基多復活的證人，這位基多已坐在天主聖父之右⑤。聽衆之間約三千人立刻歸化，聖教會已建立了。

起初，信友們的生活與古教相差無幾，他們只有相親相愛一特點，他們服從，

敬愛宗徒們，宗徒們忙於給他們講道，集會，祈求，分餅等，往往又同信友們一起上聖殿參與祭禮，當時教會中，聖若望佔着第二位，宗徒大事錄上往往把他的大名放在聖伯多祿之後④，伯多祿同他在某天下午三點鐘，進聖殿華門之時，治愈了一個蹣腳，這蹣腳天天在這裏求乞，衆人都認識他，爲此，這靈蹟吸引了許多人，把二位宗徒與乞丐圍在撒落滿廊下，聖伯多祿借此機會指示耶穌就是預許的默西亞，並告示他們怎樣也能與份默西亞的福樂⑤，民衆目睹靈跡，親聆聖訓，就有許多人歸附聖伯多祿；聖殿長見了，就奉司祭之命，拿捉聖伯多祿與聖若望，下在監牢裏，司祭們早已決定盡力攻斥他們，當耶穌在世時，他們已定隨從耶穌的人該受驅逐⑥；另外撒多斐派更仇恨復活和死後的生活道理，宗徒們宣講納匝肋耶穌已復活，升坐在聖父之右，他們何能不怒從心起呢⑦？時間已不早了，他們決定明日在元老院里審問這二罪犯。

審判廳裏有亞納，蓋法，若望，亞力山大，和大司祭一家，惡黨們領進伯多祿與若望，已治愈了的蹣腳也在場，當天主全能的證人，大司祭問伯多祿說：「你用

怎麼能力與誰的名字行了這件事？」他答道：「因納匝肋諾耶穌基多之名，他被你們釘死架上，但天主已從死人中復活了他」……怎樣辦？也像以前的胎生瞎子一件事似的^④，拒絕這是聖跡麼？但，全京的人民認識這蹺脚，都証明他的疾病頃刻之間已痊愈了；這蹺脚已是四旬左右的成人了，他沒有受人買通，也沒有屈服在威嚇之下，他們對於那位胎生瞎子的手段早已失敗，真所謂欲蓋彌彰，現在他們不能再施同樣的方法，最好的辦法還是釋放這治愈了的蹺脚，而責問發聖蹟的人，以嚴重的刑罰威嚇他們，如果再講起耶穌的名字；於是有第二次的審問，亞納代表元老院禁止宗徒們再宣揚耶穌的名字。宗徒們答說：「你們自己批評罷，聽從你們勝於天主，在天主前公義否？我們不得不說我們所見所聞」^⑤。他們又以刑罰作後盾，但民衆歸附宗徒們，元老們明智的辦法還是釋放了他們罷。

釋放之後，伯多祿與若望立刻回至弟兄們那裏，他們都爲教會之首與耶穌的愛徒憂悶着，想他們已前去爲耶穌流血致命了麼？現在平安了，快樂地接待兩位大宗徒，齊心感謝天主。

短時期的停止過去了，他們說出，一定做到：「服從天主勝於世人」，宗徒們天天在撒落滿廊下講道，聽衆越聚越多，歸化者也日增月盛。在日路撒冷重演着耶穌傳教時的情形，民衆在宗徒們將經過的路上，按置病人，只須伯多祿的影形落在病人身上，病人就痊愈了。司祭們爲節制他們宣道，顯聖跡，沒有解決的辦法，只得監禁宗徒們，威嚇與刑罰是沒用的。元老院於是下令拿捉宗徒們，下監獄裏去；以爲如此宗徒們必定不再違命了。可惜，他們的愚計，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監守有何用呢！守卒等以爲鐵門緊閉，可以高枕無憂，豈知主的天神來救出了他們；當兵士們想來押解他們上審判廳時，他們却平靜地又在聖殿裏教訓民衆，只得再派兵去拿捉他們，但又怕觸犯了民衆；因此，聖殿長自己帶了兵丁，去請求宗徒們前來，不敢再用強橫的手段。前幾天的事又在審判廳裏重演了。大司祭審問說：「我已嚴命你們，不得再用這名字教訓民衆，而現在你們的道理已普日路撒冷城，而且又把這人的血，歸咎我們！」伯多祿和宗徒們又說：「宜聽天主命，過於聽人。」這同樣的，平靜的，堅決不折的回答使司祭們大怒；他們又想以報復耶穌的手段施於

宗徒們；但一位民衆所仰望的法利塞，茄瑪里哀，釋放宗徒們，說：「爲何阻難他們呢？讓他們走罷！如他們的言行從人意而來，必自趨滅亡，如從天主而來，你們也不能阻止，切勿違逆天主之意。」衆人都附他的提議，只鞭責宗徒，又禁止他們傳揚耶穌聖名後，放他們去了。這次，愛徒若望大概也在裏面，他爲耶穌聖名而受辱，快樂異常^⑤。

宗徒們不服他們的阻止，還是照樣傳教。每天在聖殿裏，或民衆自願招留的屋裏，不斷宣講耶穌就是預許給義撒厄爾的默西亞。

這種不可屈服的毅力，使元老院加重他們的教難。六品斯德望的致命表示司祭們在宗教問題上，有權判刑，而且從比辣多失寵後，總督的權柄無形中也減少了；第一次流血之後，司祭們着眼到斯德望的弟兄們身上。衙役們可以自由出入人家的私屋，不論男子婦女，都可拿下監牢裏去，更有一位年輕法利塞，帶爾施人，性極兇橫，名掃六，奉全權赴大瑪斯搜捕甚多信友，日路撒冷新生的教會受到猛烈的震動，祇有宗徒們還留住聖京，別的門徒們，爲避免鐵窗風味或死刑，不得不四散

開去，他們帶着福音，奔走四方，幸運的外方人，得以認識敬拜吾主的聖名。如德亞已普傳了福音；六品斐理伯給撒瑪利亞人傳福音，不多時前，才般台二子還求降天火燒毀他們；別的走得再遠，直至弗尼西，西潑勒島，盤底奧基，當時還只給猶太人傳福音，祇在西潑勒與西來納傳給幾個希拉人。各處的民衆都歡迎福音降臨，另外在撒瑪利亞更受歡迎，斐理伯給他們驅逐魔鬼，治愈蹣腳癱子等。歸化的不計其數，連一位有名的術士，名西滿，也給斐理伯的靈跡所屈服，求他付洗，結爲朋友，想靠了他的祕密，擴張自己的法術。

教難署爲平靜了一點，日路撒冷的教會不願再限止在巴來斯丁之內，他們欲實行吾主的聖願，聖伯多祿與聖若望被遣至撒瑪利亞，他們看到許多新教友，很是滿意，於是給他們按手付聖神，其中只有一位西滿術士沒有與份這福樂，因爲他想用銀錢來買這特恩。工作完畢，伯多祿與若望同日路撒冷，沿路又給撒瑪利亞各小村傳福音⑤。

聖保祿至大瑪斯歸化後，過了三年平靜生活，約紀元後三九年，惡黨開始陰謀

陷害他了，他只得在深夜，用筐吊出城外^⑤，這是元老院處死斯德望後的最末一次教難。猶太人在爲難基多徒之前，不得不也爲自己的信仰着想，他們已大難臨頭了。紀元三十七年，加利古拉接第伯署總皇位，不多年後，他欲屬下把自己當神道一樣敬拜，猶太人到處逢到他的爲難。這位總皇命西同的工匠替自己打像，又令伯脫羅尼大使把皇像供在日路撒冷聖殿里。

猶太人不肯屈服敬拜，並盡力阻止。這位大使，爲預防謀反，以至流血等事，因此把這件事一直擱着，至黑落得的孩子，亞克利巴時，（與加利古拉友），皇始收回上諭。

加利古拉於作難時，聖教却得暫時的平安。宗徒們利用機會，把福音傳遍如德亞，加里肋亞，撒瑪利亞，並奉上主之命，傳至猶太疆域之外。聖伯多祿接待一衆從外方真心來歸正的人^⑥。聖若望這時大概也在日路撒冷之外傳教，因爲聖保祿從大瑪斯來時，他已不在聖京；在京里，聖保祿只逢到伯多祿，次雅各伯，又特別指出其他諸位宗徒沒有逢到，由此結論他們已出外傳教去了^⑦。

可惜這時期不常久。亞克利巴利用加利古拉被刺的機會（四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袒護葛勞特，葛勞特爲酬報他起見，把全巴來斯丁給他治理，恢復大黑落得的原職，從此，他不再駐在山巴斯德城或責撒署，而駐在日路撒冷，顯耀猶太人前。他在猶太人中間，好如鶴立雞羣，一位皇帝似的排場；他嫉望司祭們的光榮，爲此，設法收服司祭們的心，而與份他們的光榮，即使他是外方依杜梅人，本來不能參入司祭之職的。如此，他想爲難基多信徒，而求司祭們的歡心。直至如今，元老院沒法阻止新生教會的前進，與宗徒們的宣揚；越爲難，反越使民衆看重基多的教會，而離開敗壞的種族。亞克利巴知道了，就此捉拿聖教會的信友。他只求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求是非，妄用刑罰，第一位犧牲者便是長雅各伯，聖若望的長兄，耶穌的三位特寵徒弟之一。他不加審問，即判令斬首。聖伯多祿也給他投在監獄裏，幾乎流血致命，幸有天神在巴斯卦日的前晚，開了監獄的門，放他出來，又准他離開日路撒冷而投他處，以避亞克利巴的難爲④。不多年後，（四十四年），這野皇帝生了許多惡疾，死在責撒署，受到難爲聖教的報應。

他死了之後，如德亞幾年來的半獨立政權也告終了。自比辣多充軍之後，羅馬總督的位置空懸了好多年，現在有古斯比至徒 Caspian Fatus 來接位；他握政權之時，信友們又得安息平靜。在他批評之下，以為古教與新教只有生活上不同而已，耶穌之徒與梅瑟之徒以同樣的待遇。司祭們不得不停止他們的好謀，如觸犯基多信友，等於干犯國法，該受嚴刑。另外，這次又有天災，這災患勝於羅瑪長官的威權。當時亞加伯所預言的荒災普佑如德亞，遭患最重的是古教的信徒，信友們當時還有外方弟兄們的援助，得以減輕兇禍。因此，天主之言在巴來斯丁更形發展，又不時產生許多新門徒⑤。

亞克利巴教難時聖若望如何？他同次雅各伯等留在日路撒冷⑥呢或是把福音傳至聖京之外？不知道！但參考最古最妥的聖傳，可以決定他沒有死在兇刑之下。

但現在有一文件發現，相反前說，而且似有歷史的價值。這裏也得考察這無用的發現。

這文件傳說是喜拉包利 Hierapolis 的老主教巴比亞 Papias 留下的。果然，

在巴洛克 Baroccianus (八或九世紀時)文集裏(集第五世紀斐理伯的殘文)記著：「巴比亞在第二卷裏說：神學士若望與其兄雅各伯被猶太人處死。」第九世紀時，有一位希拉隱修士喬治亞馬刀洛 Hamarolos 在高依斯李 Coislinianus 文集裏也找到同樣的記述：「耐而瓦 Neva 朝，若望離巴脫馬斯 Patmos，赴厄勿所……他是十二徒中之最後一人，著福音經後，得致命榮冠。喜拉包利主教親見而記在第二卷裏，是書專釋吾主之言，內云若望給猶太人處死，同哥哥倆全滿了吾主的預言。」

請問這二本相同的文集有何歷史權威？沒有！

以第一本而論，在第五世紀之前，斐理伯之說還沒記着。如果巴比亞真的記着幾句話，說才般台二子給猶太人處死刑，那末依肋納，歐才伯等看了巴氏之書，何能不知此事？斐理伯同前人一般設想若望留居厄勿所，這段如何解釋？而且，本文說是巴比亞的，也有可疑之處，因為原文上有三個疑點：第一，把若望放在聖雅各伯之前，不合聖經上相傳的秩序⑤，這是後人的排法；第二，「若望神學家」的

稱呼只現於第四世紀的聖教作品裏；第三，把聖若望與聖雅各伯記在一件光境裏去世，但根據新經學家的研究，聖若望在紀元四十四年時一定沒有去世^⑤，而且他還參與四十九年的日路撒冷會議，聖保祿是證人^⑥。

以第二本而論，時間已遲（第十世紀），而且在二十七本喬治亞馬刀洛的手抄本裏只有一本記着這件事，其餘都說「他平安去世」，沒有說「他致命而死」，有四本沒有錄這件事，唯有這一本說他校對福音經後受致命，但接着又記述他老年時的情況，安死於厄勿所？……因此，隱士皮藏丁 Byzantine 無疑地說斐理伯自相矛盾，一面說他還留在亞洲，一面又說他已致命去世，也有人設想是抄寫者的粗心所致。

現在，已不必加上別的引證或推論，譬如這位若望不是才般台的幼子，而是匣加利亞的兒子（若望與若翰原文同），巴比亞無非說前驅與長雅各伯都死在猶太人手下而已，也許當時的學者以為他的哥哥已致命，而若望以後的生活又不知道，於是推測他也死在他們手裏，或是抄寫者所妄加，以附合吾主對才般台二子的預言^⑦。

· 這事不能歸咎於巴比亞主教，他決沒有寫這一段；史家却該根據古代更妥當的證明，以比較這段文字。

紀元後四十九年，日路撒冷會議時，聖若望同聖伯多祿，聖次雅各伯一起批准異邦人也得參入教會，並用宗徒，長老，弟兄之名致函於異邦的弟兄輩，即蓋底奧基，西里亞，西里西亞的信友們^①。會議時聖若望有何職份？聖經上沒有說；聖史只記了聖伯多祿與聖雅各伯的演詞等；但，我們根據聖人的愛德而論，並不安加猜測，可以說他一定同聖伯多祿一起為異邦人聲辯，聖保祿宗徒的寬容之道並不另有用意，無非是使天國更廣揚，聖教更旺盛，更多人認識耶穌而已。

日路撒冷會議，與會議里聖人所有的職務，我們可以決定他當時還住在巴來斯丁。我們何故欲斤斤較量宗徒們的穩妥的事實？何故除聖保祿宗徒之外，我們竟差不多一點不知道其他諸位宗徒的行實？他們的工作與生死？聖伯多祿是聖教會的首領，他的事實我們也不多知道，莫怪聖若望的事實更少了。從此以後，欲寫愛徒的聖傳，該走出前面的範圍，而尋求古代穩妥的各種記載，這番工作一定是困難的，

精細的，但是很有益的，而且根據近代的考古法，我們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穫。

宗徒們，除次雅各伯外，該離開日路撒冷而傳福音於普世。聖若望不能同他們一起遠出，他雖心火炎炎，但只能在日路撒冷四週傳教，在加爾瓦略山上，他已接受了耶穌的使命，對聖母有神聖的職務，他該忠守職務，直至天主欲她去世升天。聖母的去世才能滿足他傳教的心願。

大概的推測，聖母死在日路撒冷。有人說聖母隨聖若望至厄勿所，就死在那邊，這是他們誤解厄勿所會議（四三一年）時的公函。至於聖母去世的確定年代，當時的光景，週圍的人物，坦白地說我們不清楚，這裏不必用信德的眼光，而以熱情來尋求種種聖傳，也許其中有一點兒真實，那也未可知的。

聖母死後，聖若望的傳教工作已無障礙，但他離開巴來斯丁也該有一個機會，這機會大概就是巴來斯丁的獨立戰爭。當羅馬軍隊將佔領聖地之時（此事吾主已在烏利伐山上給宗徒們預言）^⑤，信友們還記着吾主的話，（紀元後六十八年，是年耐龍逝世）他們隨聖西默盎（接次雅各伯主教职——五年前聖徒致命）離日路撒

冷，渡若爾當，至羅馬屬城彼拉 Pella，他們又利用了城裏的會堂，聖若望宗徒大概也在其中，同他們一起居住多少時候，才出發遠行⑤。

註：① 大事錄，壹，十二—二六。

② 路加，念肆，五三。

③ 大事錄，貳，一—四。

④ 大事錄，貳，五—十三。

⑤ 大事錄，貳，十四—三六。

⑥ 大事錄，壹，十三，叁，一，三，四，十一，肆，一，十九，捌，十四。

⑦ 大事錄，叁。

⑧ 若望，玖，二二。

⑨ 大事錄，肆，二。

⑩ 若望，玖，十三—三四。

- ① 大事錄，肆，二十。
② 大事錄，伍，十八—四二。
③ 大事錄，捌，十四—二五。
④ 大事錄，玖，二三—二五。
⑤ 大事錄，玖，三一—拾壹，十八。
⑥ 致茹拉達書，壹，十八—二十。
⑦ 大事錄，拾貳，三一—十七。
⑧ 大事錄，拾貳，二四。
⑨ 大事錄，拾貳，十七。
⑩ 瑪竇，拾，二—四，瑪爾谷，叁，十六—十九，路加，肆，十四—十六，大事錄，壹，十三。
⑪ 大事錄，拾貳，二。
⑫ 致茹拉達書，貳，九。

- ③ 瑪爾谷，拾，三九。
- ④ 大事錄，拾伍，四——二九，致茄拉達書，貳，一——十。
- ⑤ 瑪竇，念肆，十五，瑪爾谷，拾叁，十四，路加，念壹，二十。
- ⑥ 歐才伯，聖教史，第三卷，第五章。

第四章 亞洲宗徒

我們參考了許多的證據之後，已不能疑惑聖若望宗徒嘗留居在厄勿所。

第二世紀之末，在非洲，高盧，羅馬，小亞細亞，厄勿所本城，都已認為聖若望宗徒嘗留居厄勿所。

戴爾都良，在加太基城，攻斥異端時（一九〇——二二〇），宣述宗徒們所立的教會，其中特別提出聖若望宗徒在厄勿所與施米納 Snyrne所創的教會，說：「欲認識宗徒們的遺傳麼？只須瞻仰他們所創的教會……聖若望所立的教會常在目前……這許多教會的來源該追求到聖若望」。保利加彼 Polycarpe追求到施

米納的教會系若望所創①。」

葛來孟在亞力山大時（一九〇——二〇三），說聖若望在厄勿所傳過聖教。道米先皇死後，他從巴脫馬斯回來，又巡視各教區，選拔主教，堅強各集會，連合神職班，巡視之間，他遇到一美麗活潑的少年，這位少年後來同當地主教作對，以致墮落變壞。

一六〇至一八〇年之間，有一本可疑的聖傳，名「若望大事錄」，說聖若望曾留居厄勿所。在厄勿所時給道米先皇捉去，因為他預言了羅馬國的末日，於是解到羅馬；在皇帝前為證明基多的真理，他吞了一杯毒藥，而一點不受害。後來被充軍至巴脫馬斯。道米先皇死後，回至厄勿所，行靈跡，宣聖道；一日，自知死期已臨，命人給他掘一墳墓，他就躺在裏面，與弟兄們作別離世。

高盧里昂主教聖依肋納在一七七——一八九年間講述聖若望宗徒嘗留居厄勿所，其中不少有價值的證據。聖依肋納是亞洲施米納人，鄰厄勿所，若望安死之地。他於一七七年已離本鄉而赴高盧，但他對於本鄉的習俗等常留記不忘，當教皇維克

與厄勿所主教保利克拉德論巴斯卦問題時，他還出場當亞洲習俗的特別顧問。亞洲的長老，宗徒的弟子輩，不少曾聽過若望宗徒的訓授，他們的言語很足以保護自己的信德，攻斥異端。聖依肋納便是這許多長老之徒，還有同他一起到高盧的幾位，他們都是聖若望宗徒的直系弟子。果然其中有幾位冒充的，但不能說衆人都如此。這許多長老之間，聖依肋納所最以爲著名可靠的，就是施米納主教，保利加彼，也是他所最敬重的一位先生。他同保利加彼有特別的交情，思念之間常記着他，他們開始相識時，聖人約在十五至廿五歲之間。保利加彼在弗老利諾 *Forinus*任職時，（可惜受了異端徒凡郎定的陷害），常記着老宗徒的面貌，行動，習慣，生活，與其他種種印象，他說：「我幼年時的所見所聞，同我一起長大」。這種種正確的回憶決不能使聖依肋納誤會聖若望宗徒與某一位不重要的若望長老（現在有幾位考古家作如此的猜測）。聖保利加彼認識聖若望，聖依肋納親聞聖保利加彼的傳授，爲此聖若望留居厄勿所的證據，正確無疑。聖保利加彼生於六九或七十年間，爲施米納主教時，年歲尚輕，因爲依納爵主教於百十年左右已赴羅馬致命，爲此他同聖若望

有多年的來往，這樣，不必奇怪他對聖徒有深刻的印象，以至終身不忘，且傳給自己的徒弟們。依肋納在保利加彼門下恭聽，物爾朋與愛徒的生活，他又牢記在心，謝天主，他的記性一定忠誠的。這是我們特別的證人。他知道厄勿所的教會係聖保祿所創，但聖若望在那邊一直活至脫拉讓 Triam 朝（九八——一七七年）。聖依肋納深怕有人誤會，因此加上一句說：「置首於耶穌胸前之徒」，當時他已著一本福音。當他爭論默照經上「走獸」的數目，甚多的年歲，天國的葡萄樹時，他所提的證人是：「當面見若望者」或「親見若望的長老們」。

他寫信給教宗維克刀時，也述及聖若望留在厄勿所事，又說聖保利加彼，一五四年（一五五年已致命）在羅馬時，也曾在教宗亞尼山 Anicet前說過此事，他為攻斥羅馬人不效法亞洲人或猶太人在尼桑 Nisan 月（即猶太人之正月，約合陽曆三月間）之十四日舉行復活占禮，而移至後一個主日上。聖依肋納信上說：「聖保利加彼至羅馬，在教宗亞尼山前攻斥許多謬理；對於復活瞻禮的問題，不難就得解決：因為教宗不能強使保利加彼改去吾主愛徒，若望與別位宗徒們所傳的習慣，保利加彼也

不能強使教宗放棄古人傳授。接着，他們一同領聖體，教宗讓他在聖堂裏舉揚聖體，過後他們就平安地分離了，各行所願，不相矛盾。」

一八〇——一九〇年左右，厄勿所主教保利克拉德找到一個重要文件，他也像保利加彼似的，用小亞細亞的名義，保護亞洲人的習慣，在尼桑月十四日舉行復活占禮，而致函教宗，他所持的權力就是按首於吾主胸前，死於厄勿所的聖若望宗徒。他清清楚楚打聽過聖徒若望的事，決不至同別一位長老若望相誤。保利克拉德是當地的主教，四週鄰地又有七位主教，他們互相往來。他親聞聖若望之徒，保利加彼與巴比亞等（四〇——一五〇）的傳授，而知道聖若望留居厄勿所與他的坟墓。他並無別的意念，只是欲證明——並不是爭論——當地的古傳，他也說諸位主教都不加阻止，且讀助他的那封證明書。

還有更古的證明，可以追求到第二世紀之初，聖儒斯丁的記述。他是納不路士 Naploune 人，歸化後即居於厄勿所。在一三二——一三五年，他同一位著名的拉彼作一次沉長的討論，這一次討論在一五五——一六一年才記錄下來，名：Dialogue

Avec Tryphon. 討論之末，談起默照經問題，他清楚地說是基多之徒，才般台之子，厄勿所的若望所著。

爲此第二世紀之末的證據已決定聖若望一定留居厄勿所，第二世紀之初有儒斯丁與聖依肋納爲證人，欲求再古，再普遍，再正確的證據，以求這歷史上的事實，是困難的了。

現在還需要反證麼？聖葛來孟的信，保利加彼的信，依納爵致厄勿所信友的信都是，反證是靠不住的，另外在信件裏，往往寫得不完全的。教宗聖葛來孟給高林多信友詳述宗徒們的世系，其中爲羅瑪與高林多教友最有關係的，講得也最完美，如聖伯多祿與聖保祿；但沒有提起聖若望宗徒，因爲當時他還活着。保利加彼留傳下來的只有一封給斐理伯信友們的信，聖若望與他們沒有特別的來往，爲此他一點沒有談起聖若望的事，但聖依肋納已以種種聖傳補足本函所沒說起的事。至於聖依納爵致厄勿所信友的信，一點不說聖若望的事，因爲他實在不必說起這件事，他將赴羅瑪致命，經過厄勿所，猶如聖保祿在監禁之前經過這裏。因此，他想起異邦宗

徒之事，而說：「你們的城是爲基多遭難者所路過的地方」，還有亞洲野史，加於施與反十四派（Anti-quartodecimans）說耶穌復活占禮該在尼桑月十四日的名十四派 Quartodecimans，相反此說的名反十四派的記述更不必多論。他們欲攻斥蒙帶尼派 Montanisme和十四派，很可讀成聖若望宗徒早天，沒有留在亞洲之說；這樣，他們可以推翻聖依肋納的證據了。但，他們始終沒有說過。這樣可以證明他們也以爲聖若望留在厄勿所是無可爭辯的。

現在，可以依據巴比亞的一節原文了，當時有歐才伯註釋過，有人以爲聖教古傳有所誤會，實在因爲混和了聖若望宗徒與另一位若望長老。原文：「我逢到長老們，又詢問他們關係，安德肋，伯多祿，斐利伯，多默，雅各伯，若望，瑪竇，或別位宗徒之說，又詢問吾主的門徒亞里斯翁 Arision與若望長老之說。」歐才伯結論在亞洲有二位若望。第一位與伯多祿，雅各伯，瑪竇宗徒等記在一起，這一定是聖史若望；第二位在宗徒之外，又在亞里斯翁之後，清清楚楚指明是長老。

歐才伯的註解只是一種個人的意見，爲此不能過份看重，而至於承認二位若望

同時活在厄勿所。若望長老與若望宗徒的生存問題，果能興起許多難題。歐才伯以前的作家們也念過巴比亞的作品，但一點沒有留意到這位長老。亞洲野史，加於施與反十四派也沒講起。但這位長老的生存問題，爲他們很關重要！如果當地的古傳由一位長老而來，那何能稱耀羅瑪人前？他們的作品有何價值？亞力山大的特尼講起這位長老，但他說是若望書信的著者，結論就是若望宗徒。歐才伯也以爲默照經是若望長老的，至少他不敢否認。

而且，最初三世紀的聖傳沒有記述若望長老的言行，猜測他莫非無中生有，巴比亞的記述正是一個疑題。關係這事的爭論，從未停息，我們也不敢大膽地解答。但，這問題現在已漸冷落了，歐才伯的註釋，大都不肯加以承認。又有奇怪之處，歐才伯說巴比亞是若望長老的徒弟，同時聖依肋納說是若望宗徒的門徒之一，亞洲各教會也只記着若望宗徒的事，沒有長老的事。長老的定義是否一定？如果「長老」只解作「宗徒之徒」而不解作「吾主之徒」，那麼巴比亞所說一定系二位若望。但「長老」如又是尊稱，爲敬重宗徒們也有如此的稱呼（伯多祿亦自稱長老^⑤），那末

陸本 M. Lepin 以爲這所謂二位若望，實是一位宗徒之說，也有其理。如此，巴比亞的原文當如此解釋：當巴比亞會晤一輩嘗見安德肋，伯多祿，斐理伯，多默，雅各伯，若望，瑪竇，或別位吾主之徒時，就探知他們的言論，在厄勿所近邊時，他又親晤亞利斯翁與若望長老，吾主之徒。如此，他聽到別人談起若望之事，自己又親聞若望的自述，長老之稱也未必不合前面宗徒之號。亞利斯翁與若望都是吾主之徒，年老壽長，同居於亞洲，但若望，才般台之子，是宗徒，故尊之爲長老。聖依肋納看到巴比亞原文時，無疑也有如此的觀念，而且他自己記述巴比亞是聖若望宗徒的直接徒弟。

以上的註解不能說一定正確，若望長老的生存問題終也可疑。歐才伯是一位博學的考古家，也沒有找到怎麼證據，只在厄勿所找到二座墳墓，上面都有若望之名，爲此這問題還是一個懸案！

退一步，萬一證明了有若望長老其人，就能說古代聖傳該以長老當作宗徒麼？一定不！聖儒斯丁，聖依肋納，保利克拉德的證據是不能錯誤的。他們的師傅是若

望宗徒，他們的徒弟是保利加彼，巴比亞。聖若望宗徒在厄勿所留有深刻的印象，又有親授的門徒，他們終不致在一世紀內就把他和別一位長老有所誤會。依肋納只說起一位若望，他不是別的，只是宗徒；保利克拉德也只認識一位若望，稱之爲宗徒，聖史，亞洲之光。巴比亞的一節原文，不能就決定有一位若望長老化作若望宗徒：不能證明一定錯誤，但歐才伯的猜度終是疑題。

現在至少已證明，已可以攻斥反對派之說，我們說聖若望宗徒一定在厄勿所，而且直至壽終。

2

聖若望大概在紀元七十年左右至亞洲。否則聖保祿給弟莫德第二函（六六—六七時）時，爲何只問候潑利希，亞季拉，與奧納西釐一家，而沒有問候若望宗徒呢？他至厄勿所有許多緣由。他是宗徒中最後離世的，如留在日路撒冷或巴來斯丁不能有所供獻。四年的戰爭，把這座光輝的京城摧毀得「石不累石」。公教的中心已不在日路撒冷，但已建在羅瑪；耐龍朝時，聖伯多祿與聖保祿已把自己的血替教會打

定了不能摧殘的基礎。遭難的巴來斯丁，已應驗了上主的預言，受到了殘殺吾主的報應；巴來斯丁之外，正是一個人口興盛，商業發達，文化前進，經濟充足的亞洲省，它等候着聖教的光臨。大部的城池：厄勿所，施米納，拉奧田，裴拉台，彼茹姆 Pergame，店亞店耳 Thyatire，斐拉台而斐 Philadelphie，脫羅亞 Troas，先徐葛 Cyzique，脫拉暗 Tralles，買業齊 Magnésie，高老施 Colosses，喜拉包利，米蘭 Milet都是手工與商業發達的區域，留下的種種建築物的殘片瓦礫，便能證明當時的茂盛，其中又以厄勿所為最，它是亞洲總督治理下的要城，肥沃的土地及到法國四分之一，羅馬帝國範圍中厄勿所是第三座大城，在亞力山大與底奧基二城之後，地理上的優勢，使他成為航行的中心，它的海口是一個深凹的海灣，一面連絡意大利，馬賽，希拉，埃及；一面安勿拉德與東方。厄勿所不單以工商業著名，他們的建築，圖畫，彫刻，也有相當的價值。若不利納 Pline l'ancien 稱它是亞洲之光輝。別的幾座城池，人口也不差，各有各的特長：拉奧田素以醫學與洗眼藥聞名，店亞店耳以結社集團為著，彼茹姆以羊皮紙風行於世。

但，可惜，亞洲省經濟與地理上的優勢，並不扶助公教傳揚，反於教理與風俗上生嚴重的危機，以厄勿所而論，有奢華的建築物，戲館，遊廊，還有半真半假的辭學與哲學，是亞洲省中最放逸的城池；希拉之外，欲算到它的名聲最壞！他們另外還有敬拜皇上如神道的習俗，宗徒大事錄上又記述他們敬拜月神田亞納 Dione。整個的 Artemision 月（現在的四五月間）專為頌揚這位女神而放蕩玩耍，一筆費用，難以估計，各色各樣的遊戲，連一接二的表演着，各人可以找到配自己胃口的玩意兒：鬥劍，角力，馳馬，戲劇，歌劇，又有歌詠詩文，調奏樂器，也有跟在白衣女子之後，恭迎女神像，據說這神像係從天降下來的。女神廟是一座偉大的建築：一百零四公尺長，七十二公尺闊，有一百七十二根大理石柱，舉行女神大禮時，不單亞洲人，就是鄰地的居民也奔趨而來，快樂一場，一班商人正是漁利的機會，為此聖保祿在那邊傳教時，銀匠台梅脫利 Demetrius 怕宗徒們的事業，摧毀敬拜田亞納女神的敬禮，而影響到他們的商業，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到厄勿所是亞洲總督區的宗教中心，還有巫士輩也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用古文寫了神道的名字，民衆買來

揭在門外，或佩在身上，當作避禍的身符。這件事多少與田亞納女神也有關係，因為這許多術語說是從神像上抄錄下來的。聖保祿傳教時，他們燒毀巫士盡的術書，價值五萬餘銀元。但聖保祿動身之後，巫士與佛商人等又欣欣向榮，重起舊業。

彼茄姆居氏敬拜田奧尼少 Dyonisos 與亞施葛來比奧 Asklepios 神；在本省最高的山上建立一座大祭台，台上放着茹比日 Jupiter 神像；聖若望在默照經上稱它是沙彈的寶座④。密特 Sardes 居民敬拜西般勒 Cybele 母神；斐拉台而斐居民敬拜亞施葛來比奧與日神。他們又互相交換敬禮，歡迎各地的神道，在亞洲省新興的敬禮就是敬拜總皇。查施 Zeus 大神的司祭，自願給總皇上香禮拜。政治中心的彼茄姆成為數拜總皇的中心；自紀元前二九年已建立一座總皇責撒略的廟宇；以後又添加二座祭台，為脫拉讓 Trajanus 與第七山萬助 Septimus Severus。厄勿所不敢自下，就在田亞納大廟里也立一座總皇祭台；斐拉台而斐為感謝總皇第伯署於十七年地震後所賜的救援，就在城裏立一座祭台，敬拜總皇的嗣子日耳曼 Germanicus；施米納在紀元後二十六年立一座敬拜羅馬女神的廟宇。本城主教保利加彼，於一

五五年，因為不肯承認責撤署是神道而被處死刑。

在這種繁盛複雜的宗教信仰之間，聖教會信德的萌芽遭受何等的危險，欲擊破他們的謬理，挽回這放逸的風俗正是一件難事。聖保祿嘗努力改革，聖教得以欣欣向榮；他稱讚他們，但也怕他們就會跌倒，果然，聖保祿的預料完全應驗。聖保祿預見自己動身之後，必有許多惡狼將侵入，許多假學士將摧殘他的工程。當保祿監禁時，已聞了錯謬的哲學哄騙他們，使他們誤解基多的天主性，天神的本性，恭敬天神的禮儀，肉身的本份等④。出監獄之後，他更知道有幾位已誤入歧途，為此寫信給弟莫德，教訓他，告示他，寫的都是嚴厲的句子⑤，並指出金匠亞立山力⑥。依梅內 Hymenee，費來得 Philete 等嘗催殘教友們的信德，可以想見當聖保祿引頸於羅瑪士卒的刀下時，他一定還憂慮着厄勿所的信友們，否則不致千叮萬囑，把厄勿所託於弟莫德，叫他防備目前與來日的危險。

敬拜邪神的危機一天緊似一天進逼着信友們，叫他們避免敬拜皇上的禮實是一件難事，如不敬拜皇像便是罪犯，或叛民，而且這禮儀成為日常生活之一，欲躲避

真是難而又難。在店亞店耳，不能獨自作工行商，該加入公衆的集團；這樣，衆人都該敬拜邪神，恭迎偶像，參與集會和種種放逸的遊戲，信友們何能不隨之而墮落呢！

從這幾點上，可以明瞭亞洲的教會所處的環境，如欲奉守開教人聖保祿宗徒的訓授，該下何等的決心，作何等的防備，也可明瞭天主上智所以遣聖若望宗徒於七十年左右前往的緣由。他的使命是保護聖保祿的工程，從危機裏援救他們，完成福音的工作。他已是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翁，把厄勿所當作傳教中心點，而兼顧希拉與意大利，他的光輝照耀着亞洲全省，他的本份不限於當地的主教區裏；十二位宗徒祇剩他一位，他該照顧各地的教會，不受地位的限止。在厄勿所他不阻礙第莫德的工作，各處各有自己的主教，聖若望只是領導他們，猶如他脫羅瑪人的魔手之後，對各教會的工作一般。聖若望在衆信友的目光之下是一位可敬的明士，都信服他，聽從他，葛來孟說他巡視各地的教務，給信友們立主教區；引誤入歧途者重歸正道，攻斥謬理，挽救風俗。二十年之久，他得以平靜地在亞洲施行傳教工作，當地的

教會信德上，聖德上，一定有驚人的進步，這許多教會便是以前聖保祿或別位門徒們，歷盡千辛萬苦所創立了的。

註：① 戴爾都良：Adv. Marcionem, IV, 5.

② 戴爾都良：De praescriptione Haer, XXXII.

③ 聖伯多祿上函，伍，一。

④ 默照經，貳，十三。

⑤ 致高老森書，貳，八—二三。

⑥ 致弟莫德二書，貳，十五—十八，叁，一九，肆，二—四。

⑦ 致弟莫德二書，肆，十四—十五。

第五章 道米先的教難

如德亞滅亡，日路撒冷拆毀之後，范施巴先與底多斯却寬容這許多不馴的仇人們。總督還是亞克利巴第二，但他同姊妹特路西拉 *Therisia* 住在羅馬，皇上把他們當陪臣似的留在宮里。西里亞的許多小王，讀成梅瑟古教，因此猶太人得以在底伯爾河西岸繁殖，不受羅馬皇軍的驅逐。勿拉末 *Flaviens* 族起初的幾位皇帝把公教與古教一律相待，合乎正理。信友們的舉止使長官們滿意，在四年巴來斯丁（六六——七十）獨立戰爭中，信友們也如此。在羅馬帝國之下，信友是最容易治理的良民，他們都平安過活，不干犯法律；他們有服從長官的規律，又該為長官們祈求，即使待耐龍也如此○。為此聖教會在范先巴先朝（六九——七九），及其子底多斯

(七九——八一)朝，得以平安無事。聖奧斯定稱這二位總皇是「最可愛的責撒署」①。這時，信德之光已射進皇族里。范先巴先之弟，名哈皮奴 Sabinus，六十四年時任羅馬市長，大概也領洗入教，至少他的兒子與媳婦，葛來孟 Titus Flavius Clemens與陶米底拉 Flavia Domitilla，一定信奉公教，直至終身。偶然也有二位致命者，但只是地方事件，並不是真正的教難。聖喜拉利②說勿拉末族諸皇已對聖教有所壓迫，但在羅馬或帝國境內，信友們到處自由行動。果然，聖教會需要這幾年的平安以調養前多年的損失，並預備快將來臨的大教難。

道米先 Domitian 當朝後的初年，聖教尙稱平靜。這位新皇帝，富陰謀，善嫉妬，當自己的哥哥快將去世，正在床上呻吟之時，他却忍心離開自己的哥哥，急急地奔至元老院，自立爲皇。從他種種以往的行動；便可猜度他當朝之後，必無良好的政績。僥幸，他初年還不敢立刻施行，正當他放蕩無度之時，又忽然公舉了一位嚴厲的糾察風俗的官員。他節制種種荒唐的行爲，婦女們的不端，太監們的舉止，馬西亞 Martial讚揚他，說他甚至干涉家庭間的私事。他大公無私，爲公義効勞：他

推辭富翁們的遺產，放逐誣告的人們，查察漏稅，或收過分的稅等等弊端。但，可惜，他也像前任官員們的大興土木，並超過自己的父親與哥哥倆的工程，重建耐龍朝大火前的書館與戲場等，奢華不亞於耐龍之時，底多斯二年餘當朝之時，歷受羅馬大火，帝國荒災，瘟疫，地震等傷痛，以至用盡國庫，還把宮內的器皿出售以維持大慶日，大占禮日的種種遊戲。道米先也藉口復興羅馬市，更把國庫弄得精光。蘇愛冬 Shedone 說：「貪乏使他（道米先）貪利，怕懼使他暴虐」，他最後二年的生活，直等於野獸，他的行動正玷辱人類。

皇帝需要銀兩，於是壓迫民衆，加重賦稅，他又召集一班黨徒，叫他們專爲誣告他人，查察他人，想出種種假理由陷害他人，往往因了一點小事，就判決死刑，皇上就得佔據他的財產，一面妄費國庫，一面設法充滿國庫。他也用同樣的方法，強佔民衆的遺產，妄殺貴族，侵佔民產，但所入終不够他浩大的消耗，於是他抄襲猶太的舊法，該付一種特稅，爲興建廟宇（猶太人爲建聖殿嘗有此律）時不參與工作的人們，但他又加重一級，凡不舉行廟祀，慶日，公共禮節者，不論猶太人與否，

都該付一種特稅，這是難爲聖教的一個先聲。

羅瑪的信友們大概拒付這項賦稅，不願同猶太人混合。如付這項賦稅，他們的目光之下就以爲是背教。這樣，嚴重的問題發生了，如果基多徒不同猶太人混合，他們就無法律，或等於無神派麼？當時，祇有猶太人享宗教集會的特權，不至受人控告爲無神派。爲這件事，沒有下新的聖旨，六十四年耐龍的諭旨還沒廢止，他們足夠用來對付信友們的拒付賦稅，道米先朝的教難開始了。

羅瑪，起初的幾年，這位虐王一面懷疑心太重，一面又需要金銀，因此同貴族們作對，連皇族之後也有遭難的。以後他看到天主教是外國教，而且神祕非凡，喜同貧民與奴隸們來往，想莫非有所陰謀革命；因此，葛來孟（當時任總統，當時羅馬除總皇外又有二總統。）爲了奉教關係，只得離職，總皇就委任了自己的兒子。離職後，就判決死罪。他的妻子陶米底拉，充軍至邦大帶利 Pandararia 島，姪女充軍至本尖亞 Pontia 島。這兩座島上早已充軍過許多皇族大人物：奧古斯都的女兒儒利亞 Julia，日耳曼之妻亞克利比 Agrippina，耐龍之妻奧克帶末 Octavia

都充軍在邦大帶利；日爾曼之子與加利古拉之女充軍在本尖亞。但他們都沒有真正該受充軍的罪名。田雄 Dion Cassius 說：「借了無神派的罪名，許許多多的人民，凡行猶太人之禮者，被判嚴刑，或抄沒家產。」許多元老員，有幾位曾任總統的也都死在這罪名之下，他們的罪名是崇奉「新奇之教」。「新奇」二字無非借以復興龍朝的種種虐待教友們的嚴刑而已。

教難不只限於羅馬城內，到處有古教新教的信友，皇上所定的苛稅也通行於羅馬全國，種種擾亂就此一省一省的傳開去。聖依納爵行實上記着這禍患也蔓延到西里亞的盤底奧基；皮店尼總督小不利納 Pline le jeune於百十二年的書信上說有幾個信友背教「已有二十年」；在亞洲省總督山來亞里 Civicus Cerealis 手下有許多的致命者；從默照經上也可見到一點亞洲省總督區，在道米先朝的種種教難情形，另外在施米納③與彼茹姆④、被判嚴刑中最著名者就是我們的聖若望宗徒。

聖若望宗徒被捕的緣由不知道，只有一點近乎設想。道米先早已聞得在東方一種傳說：達味的子孫將治理世界，多疑的道米先很憂慮這傳說，為此命把達味的後

裔，不論近族遠族都該處死。當時就有人告發吾主的表弟兄，如達的幾個孩子是達味的後代，在巴來斯丁巴帶內 Braue 村裏，耕田活命。一位皇帝的密使親去拿捉他們，並解到羅瑪，聽皇上御駕親審。聖若望受耶穌特別的鍾愛，在亞洲又受人特別的敬重，他以往的職務，當時的權威，一定也達進道米先的耳朵裏，若望大事錄說如果不是皇上出令拿捉，別人決不敢下手。於九五——九六年間聖若望從厄勿所解至羅瑪。這時吾主預言的苦爵輪到他了！

聖若望至羅瑪，正是皇帝自尊爲神之時，皇像已供在各處廟宇裏，每天在像前祭獻許多犧牲。凡不在像前屈膝跪拜的，都該判受死刑。聖若望不允，這大概就是他受嚴刑的罪名。戴爾都良說他的刑具就是一隻燒滾的油鍋。刑役們把他領到拉丁門 Porte latine 邊，亞比亞大道上先毒打一頓，隨後浸入燒滾的油鍋裏，山內加 Seneque 說這是大罪犯的嚴刑。但出乎意料之外，吾主的愛徒沒有死，連一點傷也沒有。聖熱羅尼莫說他從油鍋裏出來時，比前反更強壯活潑。羅瑪教會爲記念這一次致命奇跡，每年五月六日舉行聖若望受鼎鑊刑占禮。

長官無法可想，只得把他充軍至脫巴馬斯 Patmos 島，離厄勿所一萬二千里。老不利納（七九年逝世）說這亞洲的小島專爲充軍之地。這是一塊不毛之地，土壤堅硬，系火山巖層；土人辛苦工作，也只得到一點點的收成，弱小的樹木，偶而能找到一二枚；幸而有一個小海口，斯加拉 Scala，可以供給一點需要；從厄勿所航行至羅瑪，往往停靠幾天在這小海口邊。天主的上智使聖若瑟流配那邊，以待道米先朝教難的結束。這一座小荒島變成聖徒的新傳教地，一面他仍兼顧着亞洲的各教會。在斯加拉，還相傳着聖徒爲天主之言，耶穌之證而流配居住過的地方。第三世紀，聖味克刀令 Victorin 主教，第六世紀，非洲宗座官員舒耳比斯 Sulpice Sévère，聖潑利瑪西 Primasius 等說聖若瑟宗徒在巴脫馬斯島，被派去開礦。沒有證據！果然，這島上只有一點礦產，囚犯們的生活就是石工，但聖若瑟已是八十多歲的老翁，想來不至擔任這嚴重的工作。

聖若瑟在巴脫馬斯島上的傳教工作，我們不知道。第四世紀有許多記述說他付洗，講道，發聖跡，勸化許多異教人，把野蠻的居民化成聖德的子弟。可惜，種種的

記述往往只是傳說而已，以致可靠的史家，不敢加以批准。史家所記述的種種奇事，我們只取用一件，因為畫家們往往取用這件材料。我們就根據包那 Barnard 主教所引聖伯達 Bède le Vénérable 的「頁原文」。

「島上的長官，亞里斯刀特莫 Aristodème，看見若望發許多聖跡，大怒，想找一個有效的辦法來制裁他；因此，他問衆徒：「你欲我也信從你的天主麼？有一個條件：這裏有一杯兇烈的毒藥，你喝了之後，如果不死，那我當你的徒弟。但，你知道這是何等兇烈的毒藥，我先給二個已判死刑的罪犯喝，他們喝了，立刻會死，你就第三個喝！」他想這樣一定可以結果他的性命。若望答應了，惡官先給二個罪犯喝了，他們都立刻去世。聖徒就舉起杯子，在上面劃一個十字，慢慢地喝完了毒藥，笑嬉嬉的把杯子交還惡官，又復活了二個罪犯。長官看了，完全心服，信從耶穌甚多。」

畫家們爲記念這事，往往畫聖若望宗徒手裏握着一隻杯子，杯子裏一條蛇。在島上，聖若望也開到亞洲省的種種教難情形。遭難的信友不少，當羔羊揭開

第五道印時，宗徒看見在祭台下有許多爲天主之言，吾主之證而致命的靈魂⑤。各地的擾亂已很嚴重，被難的人不計其數，但教難還沒停止。天主爲他們報仇之時還沒到，致命的數目日增月盛。聖若瑟看到他們爲吾主之證，天主之言，而受死刑⑥，他們不願敬拜皇像，禽獸，或禽獸之像，也不願在額上或手上打獸印⑦，他們就該如在羅瑪的信友們受斬決。

默照經上還有幾節描述道米先朝的教難，聖若瑟已預見目前的危機，報告施米納主教：「你不要怕將受那些苦，魔鬼要把你們中的幾個人，收在監裏，叫你受試探，你們要遭十天的患難，你應當忠信到底，我必要賜給你生命的榮冠……誰得勝了，將來不受第二次死的害⑧。」在彼茄姆也已起教難：「我知道你所住的地方，那裏有沙嬋的座位，你却堅持我的名字，當着我忠信的證人安弟巴，在你那裏沙嬋住的地方，被殺的那些日子，你也沒有背了信德⑨。」

帝國內的教難不亞於羅瑪京城。聖葛來孟回信給高林多信友，說遲延解答所設問題的緣故：「各種的災害，連一接二的逼着我們，以致不能及早答覆。」謝天主

，這時期不長，但犧牲的信友，已不計其數！道米先一面攻擊貴族，一面肆行他瘋狂的威權；當教難之聲通行全國之時，聖教會已不能招顧許多窮人，於是耐龍朝發生過的民怨，這時又起了。以前他怕民反而下苛暴的手段，現在該下一點明智的工夫。何況，公教信友何嘗做過可畏之事？他嘗親見，親審過如達的孫子們，耶穌的近親；他們是貧困的，可憐的，粗糙的手，誠實的口，何能計謀奪取皇權，他們一定不會有治國的野心；從此，他也知殘殺信友是毫無意思的舉動；但，正想停止教難時，他已死在妻子，判官，侍從們的陰謀裏。離葛來孟總統逝世只八月！

戴耳都良竟說道米先忽然改變，召回諸充軍的罪犯，此事似乎難信，大概他誤會了耐而瓦 Netva 朝之事。耐而瓦接道米先位時，已是一位老翁了，他明智端莊，但胆小，會治理良民，却不知收服惡黨。接位後，即取消教難的最初原因，建築廟宇的稅從此只限於猶太人，禁止控告信友們行宗教之禮，准許流配者同至本鄉，當時（九十六年）聖若望離巴脫馬斯同厄勿所（在島上約留居一年左右），巴斯編年史 Chronicon pascale 上說他留居十五年，毫無證據。

註：

- ① 致羅瑪書，拾叁，一一七。
- ② 聖奧斯定 De civitate Dei, V, 21.
- ③ 聖喜拉利 Contra Arianos, 3.
- ④ 默照經，貳，十。
- ⑤ 默照經，貳，十三。
- ⑥ 默照經，陸，九—十一。
- ⑦ 默照經，念，四。
- ⑧ 默照經。
- ⑨ 默照經，貳，十，十一。
- ⑩ 默照經，貳，十三。

第六章 希望之聲

希 望 之 聲

在這大難中，吾主賞給愛徒許多堅人意志的默示。

在巴脫馬斯島上一山洞里（現傳稱爲默示洞），某一主日上，聖若望宗徒神魂超拔，聽見彷彿有號筒的大聲音。他就奉天主之命把所見所聞寫給亞洲諸教會①。

當時正是教難最嚴厲之間，兇禍一天天的逼近着，各地多少都已受到麻難。聖若望宗徒被禁之後，各色的異端相繼而起：巴拉盎 Patian ②，葉柴伯爾 ③，尼各老 ④，他們招收許多黨徒；風俗敗壞 ⑤，實該受天主的懲罰 ⑥。欲挽救風俗，唯有靠托公教的能力。在這教難之間，信友們堅持抵抗，許多年沒有失去他們的熱誠與

信德，使信友們避免異端，失望等禍，最好的方法，使他們認識危機與可憐的迷謬，這一切容易滅除他們的抵抗能力，爲此，該勇毅，有信德，奮鬥目前的艱難，爲避免上魔鬼的當，該預防魔鬼的誘惑，誘惑人類，是魔鬼同天主永世戰爭的方法。天主一定是光榮的勝利者，這句話堅固了第一世紀之末信友們的信德，他們之後，世世信友在天主的旗下該同魔鬼戰爭，這是宗徒在充軍時受天主的啓示，而寫默照經的目的，爲此默照經是一本現實的作品，堅人意志的書本，希望，勇敢，快樂之聲，經上所述兇烈的戰爭使你驚恐，但他也給你描述了諸聖的勝利是一定的，聖若望很爲妄猜沙彈的奧理者，尼各老派等擔憂④，忠信至死者一定得到光榮的勝利，其他呢？教難雖則嚴厲，也得有天主的准許才能發生，仇人們聯合想斬除新教會的命根是自辛苦的，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還是虛無，因爲信友們在基多的旗下，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聖若望在亂世之間，以天上日路撒冷結束他的默照經，那邊沒有痛苦，眼淚，與戰爭⑤。

聖若望把天主的默示，寫給亞洲的七教會：厄勿所，施米納，彼茹姆，店亞店

耳，撒而特，斐拉台爾斐，拉奧田衰^④。但不能說這本默照經專為他們的，也不能說亞洲只有這幾個教會，亞洲正還有幾座出名的教會：高老施，脫羅亞，米蘭，聖徒只記這七個教會的緣由，很可讀同郎山 Rathy之說，因為這七區已全包圍本省的西部與中部，實際上聖徒是寫給當地一眾主要的教區。他的默照經，猶如保祿書，是為公共誦讀，不是私函。他說：「誰念這書上的預言，及凡聽聞，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④。

聖若望的意念與目的，所寫的默示，都很明白清楚；但，如欲深究奧意，就會逢到許多意外的小難題，本來默照經的筆法是奇特的，坦白地說是難懂，難於體味的。這種種默示，並不是虛造的幻象，是聖徒親見之後，以神妙的筆法記述下來的，也不必奇怪聖徒往往借用古時先知們的話法或當時的古教筆法，而且種種的默示，該加以精細的審察，追求本意，考查當時的各種環境，它好比吾主對日路撒冷滅亡與世界終窮的預言。此外，全本上並不到處清清楚楚地表出自己的真意，一個象徵能隨時變換它的意思。如書上所記之吾主是人子，犧牲的羔羊，騎士，一位而有一

三種稱呼，這三種稱呼似乎絕對不相關，不相容的，但表示他是啓示者，救贖者，勝利者。同樣的象徵也能代表不同的，但連繫的實物，每件實物也有自己的象徵。如十三章上的獸頭，十七章上的山嶺都代表皇帝；七頭獸代表外教皇國，又代表耐龍，而耐龍又有一個象徵六六六獸。如果說本書只是預言世界終窮之事，但里面却也參入幾件當時的史料，有幾件不多年後隨即發生；往往也難以分別這是當時的史料，這是聖徒的預言。

爲此不必奇怪默照經的注釋者，在三種方法之間，不能專注於一種，而放去別二種注釋法：耶穌會士李般拉 *Ribeira* 法，同會亞加柴 *Alcazar* 法，弗利波 *Fribou* *re* 大學名教授亞陸司鐸 *P. Allo* 法。

第一法最古，一六二一年樞機伯拉彌諸參用過，一六二五年拉比台 *Cornelius a Lapide*，一八九七年高內里 *P. Cornely*，一九〇四年斐里翁 *Philon* 等也都用過，開首是幾個教會的遺事，其餘都是關係世界終窮的預言。爲此，默照經上的大部份事件還沒實現，書上所說之事：一面是羅馬皇朝時的教難，一面是來日假基多的

作祟，中間相隔的年代，沒有人知道。

第二法有包須厄 Bousset（一六八九），加耳洙 Dom Calmet（一七一十），大來斯 P. D'Ales（一九一六），樞機皮奧 Elliot（一九二十）借用過。皮奧樞機以為只有第二十章，七至十五節是世界末日的預言，其它各文全指聖教初興，吾主得勝邪魔，羅馬失敗等事，這方法至少也能補足，完美前一個方法，為亞洲諸教會記述那很遠很遠，不知何日來臨的勝利，何益之有？

第三法亞陸司鐸解釋默照經時發明，他也以為默照經是一部預言世界末日的書，但他的說法與第一法很有出入。他所說的「末日」與第一法的「末日」有所不同。第一法的「末日」是世界終窮，衆人復活之時。第三法的「末日」，按先知的筆法，新經學家的分析，簡單地說來，代表聖教全部歷史，從默西亞降孕以至世界終窮。人類的末日，誰也不能指定。默照經上除開當時的幾件史料外，講述一切從吾主降孕以後之事，以哲學的方法觀察歷史。獸，獸角；龍，牠們似乎橫行於世，但終歸失敗，聖奧斯定也早已認識這是指示基多的勝利。聖若望細細的描述當時已發現的善惡

之爭，基多與沙彈之戰，描述之間，聖徒參入了外教國皇的失敗，羅瑪的滅亡等預言，難爲聖教的羅瑪，代表一切相反基多者。

2

我們就根據亞陸司鐸的方法來分析默照經，寫述以下的種種。

默照經開首指出默示的來源與目的^②；接着可以分作三份：

第一份^③告示亞洲七教會所處的地位。

吾主當伯多祿詢問關係聖若望的將來時，說：「如果我欲他留着，直到我來，與你何涉？你跟隨我！」^④。果然，伯多祿隨耶穌致命已好多年了。耶穌却欲若望還留候着。流居之時，爲他是何沉長！他何等熱愛吾主，何等急待吾主的號召！在巴脫馬斯島，某一個主日上，人子顯現給愛徒了。他穿着長袍，束着金帶；他的頭，頭髮像白羊毛，像雪一樣潔白，他的眼睛像火舌。他的脚像火爐裏燦爛的光銅，他的言語像大水的聲音。右手握着七顆星；口裏發出雙刃的利劍，他的面容發光，如同正明的太陽。

聖若望說：當時我就跌在他脚下如死去了一樣。人子以右手按撫我說：「不要害怕，我是最先的，也是最後的，又是生活的。我死過，你看我現在是生活，至無窮世之世，我有死亡與地獄的鑰匙。你該把所見的事，現在的，以後的，都寫下來，你所看見在我右手裏的七顆星與七個金燈台，其奧祕：七顆星就是七個教會的天神，七個金燈台是七個教會！」^④

接着是聖若望寫給七教會的主教的信。他讚揚他們的功勳與奮鬥，同時也指責信友們熱誠的後退，告示種種關於信德及風化上的重大危機。厄勿所的退步^⑤；彼茄姆的巴拉哈與尼各老異端^⑥；店亞店耳撒柴伯婦女的不法行為^⑦；撒爾特人缺少醒寤之德^⑧；拉奧田衰的不冷不熱^⑨。除施米納與斐拉台爾斐二教會外，其餘五教會都受嚴厲的責斥。但，新經上的天主是愛情！聖若望用先知的筆法與口吻描述天主舉着怒火的利劍，但他又立刻把天主待罪人的良善與寬容來減除人的怕懼。如給拉奧田衰教會說：「因為你是溫和的，也不熱，也不冷，我要從我口裏嘔出你去」，接着親愛地勸喻詳解說：「我勸你從我手裏，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可以成財主，再

買白衣穿上，爲免露體的羞恥，又買眼藥抹你的眼，叫你可以看得見，凡我愛慕的人，我就責備他，管教他，所以你該發奮熱心，又該痛悔改過。你看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到我的聲音，給我開門，我就進去，到他那裏，我同他，他同我，要一齊赴筵席。誰得勝了，我要叫他同我坐在我的寶座上，也就如同我得勝了，我就同我父，坐在他的寶座上一樣。聖神向教會說的什麼話，有耳朵的，就該聽。」⑤

第二份◎範圍最廣，幾佔全部默照經；記述世界的將來與聖教會自吾主勝利以至公審判諸事。

開首就是上天的啓示，聖若望彼邀上天，占仰以後諸事。

「我立刻神魂被提，忽見天上有安放的寶座，在寶座上有坐着的一位，那位坐着的，看着相似瓊玖，水晶，又有圍着寶座的一道虹，看着相似綠晶石，寶座的周圍，另有二十四個寶座，座上有坐着的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戴金冠，有閃電，聲音，雷霆，從寶座發出來，又有七個火炬，在寶座前燃着，就是天主的七位神。寶座前，有玻璃海，彷彿水晶，寶座當中及寶座周圍有四個活體，渾身前後滿

是眼，第一個活體像獅子，第二個活體像牡犢，第三個活體面貌像人，第四個活體像飛鷹，四個活體都有六翅，周身內外滿是眼，日夜不住的說：聖，聖，聖，主，天主，全能者，已往有，現在有，後來常有的，當着四個活體，向坐寶座，永遠活的，歸光榮，敬禮，感謝的時候，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前面，朝拜永遠生活者，又把他們的榮冠，投在寶座前，說：我主，我天主，惟你是堪得光榮，敬禮，權柄的，因為你造了萬物，萬物是由你的旨意，受造而有的。」

「以後我看見在坐寶座的那位右手裏，有一書卷，內外都是寫的字，有七道印封着，我又看見一位雄壯的天神，大聲宣佈說，誰當得起展開這書卷，啓開他的印封呢？並沒有一個人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天上也沒有，地上也沒有，地下也沒有，我就大哭，因為找不着一個人，當得起展開那書卷，連得看他的也沒有，有長老中的一位，給我說：不要哭，你看，從達支派，出的那獅子，達昧的苗裔，得勝了，他能展開那書卷，啓開他的印封，我就看見在寶座及四活體當中，並二十四長老當中，有一個羔羊站立，相似被殺的，有七角七眼，就是天主的七位神，差

往普世去的。這羔羊就去，從坐寶座的那位右手裏，取了書卷，他既取了書卷，那四活體，及二十四長老，乃俯伏在羔羊面前，每人拿着琴，及滿盛香料的金爐，這香是諸聖的祈禱。他們就唱新歌說：惟你當得起領受書卷，啓開他的印封，因為你曾被殺，用你的血，從各種族，各方言，各民，各國，贖回人來，歸於天主，又叫他們成天主的國，作天主的司祭，將來還在世上爲王。我又看見，並且聽見，在寶座及四活體，並二十四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神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萬億之多。他們大聲說被殺的羔羊，領受權能，富裕，明智，勢力，尊顯，光榮，讚頌，原是當得起的。我又聽見，凡受造之物，無論是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下的，在海裏的，及其中一切所有的，通同都說，願讚頌，尊顯，光榮，權能統歸於坐寶座的，及羔羊，至於萬世無窮，那四活體就說亞孟。二十四長老，乃俯伏朝拜。」^㉔

羔羊既取了那本關着全世界命運的書卷之後，按序啓開七道封印。第一次出現一匹白馬的騎士，代表基多得勝世界^㉕，第二次三個別的騎士，代表戰爭，荒年，瘟疫，天主復仇常用的工具^㉖。開第五道封印時，發現在祭台下許多爲天主之言，

基多之證而致命的靈魂。他們大聲呼號說：「聖善真實的主，你不審判那些居住在世界上的人，不為我們的血向他們報復，待至何時呢？」^⑤但公義之時還沒到！「告訴你們，暫時還欲靜候着，等着他們的同僕，他們的弟兄，也要如同他們被殺的，滿足了數目」^⑥。開第六道封印時，已是天主公義之時。地動了，太陽像毛袋布一樣黑暗，全個月亮好比血球，星球從天落地，像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青嫩的果子。天也退匿，如同書卷捲起來了，山嶺海島都移動了地位。地上的君王，大人，將官，財翁，握權者，奴才，主人都藏匿在洞裏，山石裏。他們向山石說：「倒在我們身上，藏起我們來罷，為避見那坐在寶座上者的面容，與羔羊的怒火！因為他震怒的日子已臨，誰抵得住呢？」^⑦

只有義人能免除這災禍。罪惡的世界已鬧得天翻地覆，被選的義人分作兩隊：義撒厄爾族中由天神在額上打印的有十四萬四千（每族一萬二千），另一隊是從世界各國來的羣衆，穿着白袍，握着得勝枝。這羣衆都從大患難中救贖出來的，他們在羔羊的血裏洗白了自己的袍子。他們立在天主寶座之前；在聖殿裏，他們晝日夜奉

事天主，那坐在寶座上的，以自己的帳幕，庇廕他們。從此，他們不再飢餓口渴；太陽及一切的熱力也不磨難他們，因為在寶座中的羔羊，要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的水泉邊⑤。亞洲的信友正當着這米先敦難之時，聞到這希望之聲，他們將何等興奮，何等勇敢，等候那新的攻擊！他們正在苦難之間，但聖若望的啓示使他們認識來日的光榮，預許的賞報，基多的真徒弟難道還有更偉大，更光榮的奢望麼？

羔羊開第七道封印時，天上靜默了約半句鐘。那是何等莊嚴的時候！刑罰快將降到罪惡的世界上。站立在天主寶座前的七位天神，各自取了號筒，號筒是專為報告要事與顯示天主全能的工具。天神之一在天主前獻了諸聖祈禱的馥香後，就把香爐投在地下，表示已是刑罰之時。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地也動了，天神們便吹起他們的號筒。第一排四位天神的號筒引起了許多災禍⑥。接着一只鷹飛翔天空，大聲說：「禍哉，禍哉，禍哉，世上居住的人們，因為其餘三位天神還要發號筒的聲音！」第五只號筒也吹起來了。一顆星從天落地，打開一個函穴，地獄的函穴。從函穴裏冒出烟來，像一座大窖的烟，太陽及空中的氣都昏沉了。從烟霧中飛出許多

魔鬼的蝗蟲，散居世上，魔鬼指引這許多魔蝗，去傷害在額上沒有天主印號的人，却不使咬死他們。第六只號筒開始了，在歐弗拉德河邊起來四位刑罰的天神，帶領着數百兆的騎兵，他們的使命是用口裏吐出的火，烟，硫磺，燒死人類三分之一。這刑罰該使其餘的人回醒了，但可惜！還是不悔改，仍舊敬拜魔鬼，敬拜他們的手所製造的，那些不能見，不能聽，不能行走，金，銀，銅，木，石的偶像。他們還是行兇，殺人，行邪法，奸淫，偷竊。⊙

又有一位力量雄壯的天神，手裏拿着一本書，給聖若望，叫他吞下去，意思是告示他另有一個預言的新使命，就是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的默照經。又告示他，惡人的了局，天主的降罰，當第七只號筒開始時，必將完成。這時，聖徒前出現二位證人，象徵的證人，他們有權柄使水變血，擊地而生各色的災害，閉天不使下雨。這二位大人物便是古經上的梅瑟與厄利亞，一個是法律的代表，一個是先知的代表，他們站立在天主前，猶如兩只燈台，照耀古教之世，一千二百六十日⊙。這裏可以想到他們還是吾主受難前顯聖容時的二位證人，他們作證的任務至默西亞時為止，

這裏是一個象徵而已。索多瑪與埃及代表日路撒冷聖京，因為他們沒有好好地招留吾主，證人的工作已完畢，一只獸從海裏上來，就是羅馬國，同他們戰爭，打敗他們，致死他們。這便是六六七十年的獨立戰爭，世人都讚同猶太人的失敗。他們先前互相慶祝，互相送禮，因為這二位先知先前曾難過，威嚇過他們。他們的屍身躺在街市上，那邊就是吾主被釘的地方，他們躺了三天半——三年半——，直至天主用生活的氣穿射他們，使他們升入雲間顯示給自己的仇人們，這不是古聖們，當吾主升天時，伴同一起升天麼？也有人說這三天半指點默西亞時期的了局。到世界快將終窮之時，法律與先知將復活，百姓為之驚恐；猶太人重歸法律與先知的真訓，就是信從天主與基多。二位證人工作完畢之後升上天去，同光榮之主永久享福，在大博爾山上時只是暫時的福樂。

現在，一切都了結！世上的戰爭已完畢，世界已是吾主的了，他王於無窮世之世。報告這佳音時，二十四位長老俯伏天主前，說：「主，大能天主，現在有，已往有，我們感謝你，因為你得了你的大權，定了你的天國。外邦發了怒，你的怒也

到了，審判衆人的時也到了，要賞報你的僕人們，先知們，聖人們，並衆敬畏你聖名的人，不論大小，還要敗壞一衆敗壞世界的人。」◎

第十二章講述義人們同沙彈（大龍）戰爭的各種經過。

一位婦女，代表義人們，她爲躲避大龍的害，二次逃入曠野裏。第一次聖若望所喻的婦女，身披太陽，足踐月球，首戴十二明星的冠冕，在曠野裏留居一千二百六十日，就是二位證人宣道之時，法律之時。第二次她又曠野裏受供養過一年，又二年，又半年，大尼厄爾指定之期：三天半，代表三年半，當時證人們一直都不動。這位婦女代表新教的義人們，也代表古教的義人們。戰爭分開這二期。天上的大戰，由彌額爾與諸天神出戰，結果是大勝。大龍與惡類被趕下來，他們給羔羊的血打敗：天上大聲說：「如今我們天主的救贖，德能，王國，及基多的權柄成立了；因爲那日夜在天主台前控告我們衆弟兄的，已經被趕下去。衆弟兄因爲羔羊的血及自己所證的聖言得勝了他，弟兄們至死不惜自己的性命。所以，諸天及位在其中的齊喜樂罷；地與海要有禍了，因爲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已不多，懷着大怒向你們

下來了。」^㉔這一幕正是聖若望當時的世界，許多致命者因着羔羊的血已獲勝利。

現在已到人類的末期，獸西亞時期，聖教會的性命結束了。婦女逃避曠野之時代表這時期；這就是魔鬼所知爲自己不多的時候，過了這時候已不能再作惡，因此他懷着大怒，奔向人間。魔鬼爲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利用二只獸：第一只獸起自海上，它有權威，它叫人敬拜自己（代表羅馬皇帝）；這是外教的羅馬國，這是娼妓的巴彼隆！它有四十二個月可以自由妄爲，它就利用這時期咒罵天主，褻慢天主的聖名，與天主的幕府，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它同聖徒戰爭，並得勝了他們；它制服各族，各民，各方言，各邦國，凡住在世上的人，他們的名字沒有記在被殺羔羊的生命冊子上的，將來都朝拜它。^㉕

第二只獸起自地上；它同第一只獸同時發威；它冒充先知或羔羊，引領世界，並世上的人敬拜第一只獸；它爲收服他們的心，更容易引壞他們，就用許多奇跡，在世人前從天上降下火來。它叫世人給第一只獸立像，在他們的右手上，額上，都打印號（獸的名字與名字的數目）。除非受這印號的，誰也不能買，也不能賣。全

世界已敗壞錯亂了：不論長幼，財翁與窮人，主人或奴才，獸名的數目是六六六。按注釋家普通之說，這數目字是猶太文耐龍的名字⑤。

一面是聖教會受苦的景象，一面聖若望看見羔羊立在西雍山上，四週是被贖的十四萬四千義人。「他們沒有同女人染污，因為他們是童貞的；他們到處隨從着羔羊，無論羔羊到那裏；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爲天主及羔羊的先薦之果。他們的口裏找不出謊言來，他們是無可譴責的。在天主寶座前，在四活體及衆長老前咏唱新歌，別人不會唱的歌。」⑥

現在已是天主審判沙彈及其惡黨之時。三位天神報告。第一位說：「你們該敬畏天主，歸光榮於天主，因為他審判之時已臨！你們當敬拜造天地海洋及衆水泉的天主。」第二位看見巴彼隆倒了！快樂而說：「倒了，倒了，那大巴彼隆，它曾用它邪淫的怒酒，叫萬邦的人喝。」第三位宣布敬拜獸，敬拜撒署像者的命運：「誰若拜了獸，拜了它的像，又在自己的額上，或手上受了它的印號者，必將喝天主震怒的酒，就是注在天主震怒杯中的純酒，還將當着聖天神的面，當着羔羊的面，

在火裏，硫磺裏，受煎燒，煎燒的烟往上冒，直至萬世無窮，凡拜獸，或獸像，或受它名字的印號者，日夜不得安息。」①

這時人子親來鑒視衆天神到世上來收割秋成並釀酒，地上只是一座玻璃海，海中有火！海邊只有克勝獸者，拿着天主的琴，站立着；他們便是古教新教的義人，一齊行凱旋，唱天主之僕梅瑟的歌，羔羊的歌：「主，全能的主！萬世之王！你的工程是偉大的，奇妙的，你的道路是公義的，真實的。主，誰敢不敬畏你，不光榮你的名呢？因為惟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你面前，欽崇朝拜，因為你的公義已顯示了。」②

此事之後，聖若望仔細描寫惡黨的失敗。這失敗從大的開始，第一個受懲罰的是大巴彼隆，它是罪惡及娼妓之母，它利用世上的皇帝而喝醉了爲吾主致命者的血。獸的七個頭代表巴彼隆城下的七座山。聖若望形容它是一個婦人，穿着紫紅和朱紅色的衣裳，用金子，寶玉，珍珠作妝飾，手裏拿着金杯，杯中滿盛着可憎之物，及她淫亂的污穢。她顯耀諸世王之前，但她倒了，各處都起深刻的反應。聖若望描

述之間，屢次引用依撒意亞，日勒米亞，愛才基等先知攻斥巴彼隆或底耳之語：「倒了，倒了，那大巴彼隆，成了魔鬼的住處，衆邪神的牢圈，一切可惡的禽鳥的巢窟！……我的百姓，你們該出離此城，免得在它的罪惡上有分子，在它的災禍上受連累，因為它的罪惡已上通於天，天主想起了它的悖逆之行，它怎樣光耀，奢侈，它該怎樣受罰，哀傷，因為它心裏說：『我坐皇后的位，我不是寡婦，必不至於哀傷。』」因此，一日之間，它的災禍都將來臨：死亡，哀傷，飢荒，它還被火燒毀，因為審判它的天主是有權能的！「世上的君王，向來同它行邪淫，和它快樂的，幾時看見它被焚燒的煙，爲它流淚，捶胸，因為怕懼它的刑罰，就站在遠處說：『可憐！可憐！巴彼隆大城呀！強盛的城呀！一點鐘的時間，你的判案已來了！』」

「世上的商賈也都爲它流淚哀號，因為再沒有人買他們的貨色：金，銀，寶石，珍珠，細紵布，紫紅布，綢緞，朱紅布等。販賣這些貨物的商人，靠着這大城發了財的，因為懼怕它的刑罰，站在遠處流淚哀痛說：『可憐！可憐！這大城，它向來穿着細紵布，紫紅色，朱紅色的衣裳，又用金子，寶石，珍珠爲裝飾！一小時內

，偌大的富華都沒有了。」

「一總管船的，坐船旅行的，水手們，營海上生活的，都站在遠處，望見它着火的煙時，喊着說：『有怎麼城能同這大城相比呢？』他們又在自己頭上撒土，流淚哀號：『可憐！可憐！這大城！海上的船靠了它而發財，因為它是富饒的。如今一句鐘裏已成了荒場了！』」

「上天，爲它踴躍罷！你們諸聖，諸宗徒，諸先知也踴躍罷，因為天主已爲你們判決了它！」◎

大巴彼隆的懲罰是公義之行，天上衆聲說：「亞肋路亞！救贖，光榮，德能都是我們的天主的了，因為他的判斷是公義的，真實的，因為他判決了那用自己的淫蕩，敗壞世界的大娼婦，又從大娼婦手裏報復了自己的僕人的血。」◎

天主同樣也懲罰了二只獸，及在大巴彼隆四週的王侯，將帥，他們曾攻打過白馬騎士（基多），另一只獸代表假先知，他們曾用奇事迷惑了受獸印號的，及拜獸像的人。二只獸被活活地拋在硫磺火坑裏；其餘的罪人被騎士的劍殺死，他們的肉喂

飽了天上的飛鳥。

現在輪到沙彈(大龍)了！一位天神，從天下降，手裏拿着幽獄的鑰匙並一條大鎖鍊。他擒住大龍，聖若望說牠就是古蛇，魔鬼，沙彈，天神把牠拘禁一千年，拋牠在幽獄裏，加上封印。接着聖徒描寫天國，吾主的死與復活^⑤。當沙彈被拘禁在幽獄裏，不能再迷惑萬國時，那些爲耶穌作證，爲天主聖名而被斬首的人，還有那些沒有拜獸，或獸像，或沒有在額上，手上打獸印的，同基多生活，爲王千年。這是第一次復活，第二次死已不能傷害他們；他們是天主的，基多的司祭，他們同基多一起升上寶座。^⑥

及滿了一千年，沙彈已釋放了。假基多迷惑了高各及馬高谷人民來攻打諸聖的營盤及愛城。他們迷惑世上四極的人民，各處有他們起反的蹤跡。但大龍自由之時是短暫的^⑦。火從天上升下來，吞沒這作惡的一類：魔鬼被拋在硫磺火坑裏，同第一次作亂的同伴們在一起；大巴彼隆及假先知們，那邊他們日夜受刑，至於萬世無窮。^⑧

這末次戰爭之後，天主的勝利已堅定，現在是公審判之時了。

「我看見一個偉大光明的寶座，並坐在上面的那一位，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

「我又看見死過的衆人，大的小的，都站在寶座面前，書冊已展開了。有另展開的一本書，是生命冊子，死過的衆人，都憑着這書冊上所記載的，按他們的行實受審判。海洋就把在它那裏的死人交出來，這些人，個個都是按着自己的行實受審判。以後，死亡及墳墓，就被拋在火坑裏，這就是第二次死。無論誰，若是名字沒有載在生命冊子上，就被拋在火坑裏。」

「隨後，我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及先前的地，已經過去，海也沒有了，我若望又看見那聖城日路撒冷，從天上天主那裏降下來，已經預備妥當，彷彿新婦爲自己的丈夫，裝飾了自己。我又聽見，有從寶座出來的一個大聲音說：「你看見天主的帳幕就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偕同居住，他們作他的民人，天主與他們偕同，自己作他們的天主，天主還要全擦乾他們的眼淚，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

有悲傷，哀號，疼痛了，因為那些前事，已經都過去。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你看我重新一切……我是亞爾法，又是奧買加，是原始，又是末終。誰渴了，我就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賜給他喝。至於那些懦怯的，不信服的，可憎惡的，殺人的，犯姦的，行邪法的，拜邪像的，及凡說謊言的，他們的下落，是在燒硫磺的烈火坑裏。」^④

默照經的第三份是很短的，天上日路撒冷的啓示早已散見在前一份裏。那拿着七個盤，滿盛着最後七災的天神，其中之一來向若望說：「你來！我要把那新婦，羔羊的淨配顯示於你」。聖徒就神魂超拔，天神引他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把從天上降下來的日路撒冷顯示於他，這聖城有天主的光榮。它的光輝，它的城垣，它的十二扇門，它的廣闊，建築等材料，都是珍貴的，因為天主與羔羊就是城中的殿，城中的光明^⑤。這城池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所預許的神聖之處與天堂的表記。天主之城對峙着魔鬼之城巴彼隆。天主之城就是天上聖所^⑥，就是聖殿^⑦，就是第十二章上的婦女，就是古教與新教的義人集會所，就是西雍山^⑧。山上有羔羊與貞

女，也就是第二十章上的愛城。但，默照經上所說的只是戰爭後開始勝利的快樂，這快樂直至永遠無窮⑤。

「萬國都要在他的光下遊行，世上的君王也要將他們的光榮帶進城裏。城門永不閉關，因為那邊沒有黑夜。污穢的東西一點也不能進去，惟有名字記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能進內。」

聖若望以三次證明來結束自己的預言⑥。所記的話是他親聞到的，所述的事是他親見到的，判決與災禍的完成是急迫的；一部份是他親自經歷過的，大巴彼隆與聖徒營之戰已開始了；亞洲的教會正在嚴重的教難之下，但將來的可喜的希望已使許多人勇往直前，為證明基多而已經流血致命。亞洲的教會不單獨應戰，基多在高天之上占望着，他指引，領導忠僕們應戰。在他的招顧之下，他們沉着應戰，他們的勝利是一定的！

聖若望不准誰在默照經上有所增減，他警告增減自己的默示者說：「我切切語誠，凡聽到這書上預言的：誰若加添甚麼在上面，天主必將本書上所述的災難加給

他；誰若除去這書上的預言，天主也從本書所述的生命樹上，聖城裏除去他的份子

• 1 •

3

聖若望的文法很受當時的歡迎。愛諾克 Henoch，儒皮來 Jubiles等的作品，瑪加白時十二位長老的約書，本貝 Pompee 時撒落滿的聖咏，愛諾克的祕密，梅瑟升天，紀元時的西皮林 Sybilin，都很受猶太人的歡迎。文章的作法與題材往往引起新教友的注意。人性皆同，都喜歡考察將來之事！當生活嚴重，國家遭難，信德搖動之時，這考察更形濃烈，本書便在神祕的形式之下，接待他們的考察；他們會找到痛苦的記述，希望的描摹，能使他們忘記現世，使他們勇敢，給他們安慰。在人靈的要求之下，聖若望蒙聖神的光照，刊行了他的希望之聲，他的筆法自然要求廣行普世的了。從此，他是當時信友們的導師與安慰。但他也是一位先知，最後的先知，最大的先知，他默示未來，歌咏基多與聖教會將來的勝利。

認識了默照經的筆法之後，在一定範圍之內，可以更認識清楚，更容易注釋他

的作品。但，如把聖若望的作品同古教或新教的類似的產物相比，那是大錯而特錯了。默照經同別的作品不同之點勝於相似之處；巴脫馬斯島上的受啓示者，以作品或本人的默示而論，遠勝於古時的先知。本書的含意，或種種的表記，都勝於依撒意亞，日勒米亞，愛才基，大尼厄爾，匝加利亞等。

聖若望也不是爲滿足好奇心而寫着的。他同先祖們，先知們，都有着實的，直接的目的。他寫述時往往把諸讀者放在目前。猶如第二，三章時似的，直接鼓勵，責斥讀者，或講述未來之事，始終無非爲堅固他們的信德，勉勵他們好好地作戰。信友們看了之後，只知將來偉大的賞報，並不驚怕種種的刑罰而流入悲觀主義裏；相反，他使信友們都樂觀，都有信任與興奮。從以上的特點而論，聖若望的作品，默照經，是獨特的創製。如果再推考本書的氣勢，個性，自然，那更勝於古教的先知書，或後世猶太人，信友們所著的種種默示。亞陸司鐸說：「巴脫馬斯的流徒是真所謂的先知；超越以往衆先知，因爲他深深地認識福音，把福音灌進作品裏，他鷹眼的視線直射到人類最後的，所能到的奧祕裏。」

亞洲省當時人人認識聖若望宗徒，只須提起聖若望大名，信友們都知道就是他，可以不必加上「宗徒」或「長老」等形容詞。他堅決，嚴厲地訓誡諸教會，他知道信友們一定會信從他的著作，只須命令他們閱讀够了^⑤；他明白自己的地位在自己所委託的會長之上，他明白自己有權能，以嚴重的刑罰加之於敢減削或增添自己作品的人^⑥。對於諸教會，每一個教會，都有他特別的權力，猶如三十年前聖保祿似的，他的權力不限於某教會。

此外，他書上的字句，文法，筆法，象徵等，都顯示着是一位猶太人，熟悉聖經，深究預言的作者。但，也能考察到這位猶太人離巴來斯丁已好多年了。傳教的主要務使他奔走於希拉文的疆域裏；他該考察各地的歷史，各城的榮顯之處，在這許多城裏他將建立自己主要的教會，他要使這許多繁華的，物質的，缺少超性觀念的城市走上平衡之道。他在痛苦之間，年老力衰之時，而心火炎炎寫這本默照經，耶穌的愛徒，正不愧稱為「雷霆之子」。

這樣，我們也不必驚奇亞洲的教會，他們都感激地捧讀這希望之聲。何以知道

？我們可以追尋到最古的聖師或聖教作家的著作裏，他們已引用默照經上的句子：巴斯端 *Pasteur d'Hermas* (140-155)，特尼 *Denys de Coïnthé* (166-175)，巴比亞 (150)，在一五五至二百年間，已移上Canon de muration；一七七，八年，里昂與味也納的教會公函上引着默照經十四章的第四節與廿二章的第十一節，還能疑惑這作品不是最後一位宗徒的變？

最古的作者往往稱之謂：才般台之子，按首吾主胸前的愛徒。默照經刊行後約四十年，聖儒斯丁已證明是若望宗徒的作品，以後有亞包陸尼 *Apollonius*，聖依肋納，葛來孟，戴爾都良，奧利才納，聖依保利得，聖西彼利盎跟前說。

直至第三世紀的初年，始有一位羅馬的司鐸名加於施，及一位亞力山大的主教特尼，發生懷疑。

加於施說默照經是山林德 *Cérinthe* 的作品，根據歐才伯之說，聖若望在厄勿所曾同山林德爭辯過；他不管歷代的聖傳如何，而述默照經的主權說：「但山林德，靠了大宗徒所記的默示，而把天神的指示假借成書。」這樣，加於施否認默照經

的著者是聖若望，也不是前人所誤指的若望馬爾谷或若望長老。他說前人所指的若望是若望宗徒，但他不是默照經的作者，而是山林德。

特尼在第三世紀之中（二四八—二六四年爲亞力山大主教），不管考證或前代歷史的證明，而專以批評學的立場來說第四福音與默照經並不是同一著者的作品，因此默照經的著者是另一位若望，不是才般台之子或愛徒若望。他證明的主要原文如下：「我不敢否認本書（默照經），許多弟兄們已承認了，觀念超越我的能力，但我猜度每頁之下有隱藏的十分可奇的意思……預言之後，先知說：誰遵守這書上的預言，誰是有福的，這些事是我若望看到聽到的^㉔。我不否認他的名字是若望，也不否認本書的作者是若望，我也附議他是聖人，是受天主默示者。但，我不輕易說他就是宗徒，才般台之子，雅各伯之弟，第四福音與牧函的著者聖若望。我從原文的作品上臆度這二位著者是不相關的……若望是著者，但這位若望是誰？不知道……我知道若望宗徒的同名者正有許多……在宗徒大事錄上有另一位若望又名瑪爾谷……是若望瑪爾谷著默照經麼？未必，因為沒有記述他同他們（保祿與伯

爾納伯）一起到亞洲……我想本書的著者該在亞洲的一位；在厄勿所果然有二座坟墓，墓上的名字都是若望。」

特尼主教的批評學，就能以爲聖若望宗徒不是默照經的著者了麼？特尼知道有幾位前輩，竟否認若望宗徒一切的作品，他守住自己，不同他們一樣走極端。當時許多人爲默照經辯護，爲此他只說本書係另一位若望所著，但他不參用前輩（加於施，亞老席 Alages 等）之說；祇考查思想，句法等，以證明默照經的著者並不就是第四福音的著者，那麼究竟是那一位若望呢？他說一定不是若望瑪爾谷，而以爲是厄勿所的另一位若望，因爲當地有二座坟墓，均名若望，他所說的那位若望，我們在前早已討論過，就是若望長老的問題，他以爲若望長老另有其人，但我們早已知道若望長老便是聖若望宗徒，牧函的作者。

從歐才伯起才有人懷疑默照經的著者係另一位若望而不是聖若望宗徒，他說：「這是免不來的，如果你否認第一個若望，便會猜想到第二個若望。」但他並不正式否認過默照經的確信，他把以上的可能性或是歸入確定的著作裏，或是歸入不可

靠的，如保祿大事錄，伯多祿默照經等作品裏，爲此當時對於默照經問題分成了二派：讚成派，否認派。歐才伯却是中間份子，他下一假假設：如果默照經的著者不是若望宗徒，也不是若望長老麼？

有一時，他的假設很有效驗，起初疑惑聖若望宗徒的第二，三，兩封牧函，然後連默照經也都說是若望長老的了。他們以爲從此可以很容易解決種種默示上的誤會與黑暗之處，以爲一切的難題都可解決，只須承認默照經的著者不是一位宗徒，而是一位平常的長老而已！

第三世紀時，這許多爭論，爲東方教會的新聖經學派起相當的影響。但聖熱羅尼莫寫信說希拉教會不接受默照經，未免缺乏證據。東方決不如此公共的排斥默照經，就是聖特尼主教，亞力山大的教會也承認默照經是天主默示的聖經。聖亞大納削，聖先利納（亞力山大），盲目田弟末 *Didyme l'Aveugle* 是證明。哈拉敏 *Salamin* 主教，聖愛比望 *Epiphane*（三一五一—四一三），加巴陶施省：聖巴西畧，聖額俄畧 *St. Grégoire de Nyssé*，也都承認默照經是聖經。西里亞文聖經上，聖愛弗冷

Ephrem 說是若望學士或若望宗徒之作，唯有盎底奧基與西里亞的聖律，及幾位聖師，如聖西利納（日路撒冷），聖額俄畧（St grégoire de Nazianze），以為最好不要把默照經放在聖經一起，由此觀之，東方也並不一致反對（歐才伯語）。因着以上種種拉丁教會，或別教會的影響，默照經遭受批評學與聖道學的阻難，以致遲遲批准。不多時後，東方服從全聖教會最古最穩的聖傳，重認默照經是若望宗徒的作品，公教中已不再有人懷疑默照經了。

註：① 默照經，壹，十。

② 默照經，壹，十四。

③ 默照經，壹，二十。

④ 默照經，壹，六。

⑤ 默照經，壹，二十。

⑥ 默照經，叁，十五，十七。

⑦ 默照經，貳，二四。

- ⑧ 默照經，念壹，
⑨ 默照經，壹，十一。
⑩ 瑪照經，壹，三。
⑪ 默照經，壹，一—八。
⑫ 默照經，壹—叁。
⑬ 若望，念壹，二二。
⑭ 默照經，壹，十三—十九。
⑮ 默照經，貳，四。
⑯ 默照經，貳，十四，十五。
⑰ 默照經，貳，二十。
⑱ 默照經，叁，二。
⑲ 默照經，叁，十五。
⑳ 默照經，叁，十四—二二。

- ③ 默照經，肆——念壹，八。
④ 默照經，肆，一——伍，十四。
⑤ 默照經，陸，一，二。
⑥ 默照經，候，三——八。
⑦ 默照經，陸，十。
⑧ 默照經，陸，十一。
⑨ 默照經，陸，十二——十七。
⑩ 默照經，柒，一——十七。
⑪ 默照經，捌，一——十二。
⑫ 默照經，玖，一——二十。
⑬ 默照經，拾壹，三——六。
⑭ 默照經，拾叁。
⑮ 致羅馬書，拾壹，二五——二六。

- ① 默照經，拾壹，十六—十八。
② 默照經，拾貳，十一—十二。
③ 默照經，拾叁，一—八。
④ 默照經，拾叁，十一—十八。
⑤ 默照經，拾肆，一—五。
⑥ 默照經，拾肆，六—十一。
⑦ 默照經，拾伍，一—四。
⑧ 默照經，拾捌。
⑨ 默照經，拾玖，一，二。
⑩ 默照經，念，一—十。
⑪ 默照經，念，四—六。
⑫ 默照經，念，三。
⑬ 默照經，念，七—十。

- ⑤ 默照經，念，十一—念壹，八。
- ⑥ 默照經，念壹，十一—二三。
- ⑦ 默照經，柒，十五；拾壹，十九；拾陸，五，十七。
- ⑧ 默照經，拾壹。
- ⑨ 默照經，拾肆。
- ⑩ 默照經，念壹，九—二二。
- ⑪ 默照經，念貳，六—九。
- ⑫ 默照經，念貳，十八，十九。
- ⑬ 默照經，壹，三。
- ⑭ 默照經，念貳，十八，十九。
- ⑮ 默照經，念貳，七，八。



物爾朋的聖史 見本第七章

第七章 耶穌之證與物爾朋的聖史

當聖若望回厄勿所時，致命者之數還是有增無減；天主賞他的苦爵，他早已喝了！他所熱愛的亞洲教會，都等着他的駕臨，如久旱之望甘霖；在他引導之下，一切又趨和平。他已年老力衰，不能多多巡視厄勿所的四週；平常，他留住厄勿所，門徒們孜孜然，伴坐四週，聽聞教訓。他們都喜歡聽他講述自己親見親聞諸事，但他還沒記錄下來；他們聽了之後，再傳給別人。但，衆人都替他的年齡擔憂，日逼西山，他快將去拜見他熱愛的聖子！他口述的種種，過了相當年代之後將怎樣呢？門徒們的紀性穩妥麼？更可愛的，能不誤會而流入異端麼？能不有人冒他的名字，而著述種種摧殘信德，敗壞熱誠之書麼？爲避免這種種危機，最好還是他自己借着

風燭殘年來著述福音，而且他是世上吾主最後的一位證人，就在這熱望與明智的想念之下，誕生了第四福音。

聖教聖傳上證明第四福音是聖若望的，另外 Canon de Muratori 之證最有力，但聖傳有時未免靠不住。宗徒們在第一世紀之末大概都死了，聖安德肋也未必會見到這第四福音，但聖傳，葛來孟亞力山大，Canon de Muratori，歐才伯，聖熱羅尼莫，味克刀林，戴奧陶耳 Théodore de Mopsueste 等，都一致證明，第四福音係聖若望宗徒，應亞洲諸主教，司鐸，信友們的熱願而著。

1

他著作的時間再好也難尋了：教難之後，接着的是平安，熱誠與信德都有長足的進步，所怕的是擔憂他不能久居塵世，但各種的環境都迎合他，使他完成這部大作。第一世紀之末，聖瑪竇，聖瑪爾谷，聖路加等的作品已廣傳各地；這三部福音經外，又有聖保祿，聖伯多祿，聖雅各伯，聖如達等的書翰，教訓信友們，提高，燒熱教友們的信心，不多時後又有希望之聲，默照經，在信德之光下告示信友們種

種目前與來日的處境。但三位聖史的著作，對於吾主的完全任務似有欠缺之處。吾主在日路撒冷留居時的許多事，他們隱過了，所說的也只是沿皮的一點兒，從他們的作品里，吾主似乎只有一年的傳教生活。久而久之，未免有誤會發生，為此正需要一位吾主的知己，記述從加里肋亞至如達的各次旅行和留居日路撒冷諸事，這樣可以補足前三位聖史，也可使我們更容易認識前三位聖史的作品。

唯有聖若望同聖伯多祿能補以上之不足。他是吾主最初收的門徒中之一，同吾主最親密；他同伯多祿，雅各伯，在幾件要事上是特別的證人：顯聖容，復活，雅依祿之女，山園祈禱，吾主升天後，他好多年留在日路撒冷，同瑪利亞，耶穌的母親一起過活，又時時同別的聖婦，門徒們（如尼各德睦）來往。多年之間，他沒有忘記吾主的種種，他常追憶看一切，只須參考第四福音的每一頁，便能明了；他仔細地記着各事的年代或地點^①，欲記述這一切，非親身經歷過全巴來斯丁，不能做到；這一點上他也遠勝別位聖史。五餅二魚靈跡之後，耶穌步行海上，他不說：「船在海中」，而說：「離岸約二十五—三十里」^②；他分清楚加里肋亞的加納與亞山

Aser 的加納，他又指明葛法納翁比加納低③：「吾主達撒瑪利亞婦女時，他指明在西加井邊，西根之口，加利徐山脚下，他清清楚楚指出各地位，勒納 Rein 在耶穌傳上稱揚說：唯有巴來斯丁的猶太人，往往經歷本鄉的，才能如此記述。」

他著述時，日路撒冷已滅亡，四鄰已被毀，爲此他該清清楚楚指出當時的實情④。祇有他指明在日路撒冷與烏利伐山間的撒特隆溪⑤；聖殿里的撒落滿廊⑥，聖殿的聖庫⑦；聖城里，羊門邊的伯撒依達池⑧，西洛池⑨，總督的外庭⑩，城外的哥爾哥大⑪。

他描寫人物與事實也有他的特長。切勿忘記，他著作時，猶太國滅亡已二十餘年，但他把目睹諸事自自然然地展在我們眼前。如他不是親見目睹，他何能仔細地指出法利塞與撒多斐等的動態⑫？他何能活潑地描繪加里肋亞，如德亞，撒瑪利亞民衆等候默西亞的熱情⑬與對於耶穌默西亞的種種難題⑭？他何能清清楚楚地指示當時的各種習俗，以傳後世？他何能明白記述當時的大占禮⑮，猶太人對於潔淨的各種過分動態⑯，守三巴日禮⑰，看輕別民族，另外撒瑪利亞人⑱，高舉自己⑲？

他何能精巧地細述民衆對于吾主的各種心情⑤，進日路撒冷時的興奮⑥，元老院的謀害吾主⑦？有聲有色，自自然然地描寫吾主生活上的幾幕特著的事：治愈癱子⑧，胎盲者⑨，復活納匝祿⑩，泊大尼村上傳油⑪等，聖若望非親自參與，非目睹耳聞，決不能產生如是的作品。聖若望和聖瑪爾谷描寫吾主的傳教生活最有聲色，但在資料豐富一點上，則聖若望以親聞目睹之故，遠勝瑪爾谷了。你只須參閱以下幾節，便得明證：貳，十，十八，二十；肆，三九，四二；陸，七，二八，三十，三一，四二，五二；柒，三一五，十一—十三，十五，二十，二五—二七，三一，三五—三六，四十一—四四，五二；捌，三一六；拾，十九—二一，二四；拾貳，十九，四五—五四等。他能美妙地，活潑地，精確地描摹各反應，各人物。⑫

他的記述是自然的，他記述的人物是活躍的，不矯飾的，逼真的，鄭重的。他們的言語行動，他們的種種都使我們承認第四福音的歷史價值。泊大尼村傳油，治愈胎盲，復活納匝祿等事實決不是想像的，而是自然的，完美的記述；從這三件事上再追求到全部的第四福音：聖若翰及諸位門徒在泊大尼，愛諾 Enos，哈林 Salin

時的種種動情，吾主弟兄輩的舉止，尼各得莫怕猶太人而深晚訪吾主，復活納匝祿前多默保護吾主之舉動……這種種事實決不是響壁虛造的，一個平常流亡的猶太人，或一個亞洲的希拉通，決不能描述這種種年代久遠，風俗消除了的事實。如果他欲寓意式的描寫這許多人物，決無如此的自然，如此的逼真。

從他的福音上可以看出他是耶穌的忠心的，獨特的證人，也惟有他與他的地位配下這番工作，以補足前三位聖史。他著作時，聖瑪竇，聖瑪爾谷，聖路加的作品早已流行，爲此他不願重覆他們的記述，只記幾件特別的事；宗徒中惟有他同伯多祿，雅各伯，三人是復活雅依祿之女，顯聖容，山園祈禱的證人，但他沒有記述這三件事，也沒記吾主選十二宗徒，伯多祿的懺悔，若納先知的比喻，吾主領洗時，在大博爾山上時，聖父對聖子的話，這一切他都沒有記，因爲前三位聖史已記得夠了。好多次在記述中設想讀者早已看過前三位聖史的作品，爲此他記述聖若翰時，設想讀者已看過聖瑪爾谷與聖路加記述聖神降臨于吾主之事，已看過聖瑪竇與聖瑪爾谷記述前驅降誕之奧事，又如他設想讀者已認識納匝祿的姊妹，已認識十二徒之

名·他專心于補足前三位聖史，爲此他特別留心記述吾主在日路撒冷之工作而畧去了在加里肋亞的工作。此外，他知道一定還有許多吾主的行動言語沒有記述上，爲此他加上一句說：

「耶穌行它事尚多，倘一一誌之，予意斯世不能載其書」⑤。

聖若望的記年表已補足前三位聖史；他的作品決不使我們誤以耶穌傳教只是一年的工作，從他記述的種種耶穌在日路撒冷經過的事情與占禮上，可以推測吾主的傳教工作在二年半至三年半之間，他又記述吾主每次留居聖京時的遭遇，這樣，他補滿了前三位聖史的大缺點。如沒有他的福音經，我們祇能知道吾主受難前數天在日路撒冷有所舉動而已。靠了他，才能知道傳教時的第一年，耶穌在聖京過巴斯卦占禮⑥；接見尼各得莫⑦，逢撒瑪利亞婦人⑧。第二年巴斯卦占禮遭遇的反對⑨，第三年帳蓬占禮所逢的衝突⑩，直至二月後的聖殿落成占禮⑪，另外復活納匝祿後所遇的大反對⑫。從他福音經的某幾點，如建立聖體和受苦受難的記述上更顯示他欲補足前三位聖史，使福音經更形完備。爲此，他沒有記述建立聖體之事，但記述

前後諸事：濯足禮，預言茹答斯的負責，伯多祿的否認；聖路加也記述一點，但太混和了，接着聖若瑟補足吾主在晚餐後的幾篇奇妙的禱詞和訓詞，人子在宗徒前傾吐的衷情，聖若瑟的心大受感動，牢記着吾主的一言一語，他沒有重覆吾主在熱瑟瑪尼山園中的苦難，只記吾主當晚出撒特隆溪，至那座慣常去的山園里；以後他就補上吾主被捕之事，他也在另辟事件上補足前三位聖史之缺：惟他記述吾主預許三天後能復建聖殿（三天後自己復活）^⑤；聖父顯揚聖子之言^⑥；惟他記述吾主付伯多祿牧羔羊之職^⑦。

2

聖若瑟是耶穌的證人：另外因為他著述福音，補足前三位聖史：聖瑪竇，聖瑪爾谷，聖路加。他的壯志滿了麼？還沒。他還欲指明耶穌基多是默西亞，是天主，他沒全記吾主的種種訓詞與聖跡，他只選述更能使我們認識耶穌的幾件，使敬拜吾主，為吾主之名而受苦者，認識基多是天主之真子，惟有聖子能付信者以真實的生活。

他寫作的目的就在最初幾節福音經上；在那篇妙不可言的序文里，闡明物爾朋是默西亞，天主之聖子。

物爾朋起初就有，物爾朋在天主，物爾朋就是天主。

這物爾朋起初在天主。萬物都是因他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因他造成的。他是生命的所在，那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受他照。

有從天主打發來的一個人，名叫若翰。他來作見證，證明這光，為叫衆人因着他好信從。他不是那光，但是給那光作見證的。那光是真實的光，凡來到這世界的人，他都照臨。他本就是世界，世界也是因他造成的，世界却不認識他。他來到自己本地，自己的人也沒有接待他。凡接待他，信他的名字的，他就賜給他們權能，得成天主的子女。這子女不是從血氣生的，也不是從肉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但是從天主生的。物爾朋降生成人，居住在我們當中，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是聖父惟一子的光榮，充滿聖寵與真理。

若翰給他作見證，呼號說：這就是我說過的那一位，在我以後來的，成了在我

以前的，因為在我以前就有他，從他所充滿的，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寵上加恩寵，因為法律是由梅瑟頒給的；聖寵及真理却是從耶穌多來的。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是在父懷里的，惟一聖子，把天主發明了。

他能三言兩語，闡明了許多偉大的意念；從未有人能像他一樣大胆地，簡易地，節奏地，記述這樣的歷史哲學。無怪誦讀第四福音者，念了這篇序文之後，都有依依不捨之情。本文的莊嚴如保祿的致赫伯來書，句法的厚重與短促如赫伯來詩，所含的道理相仿智德經；聖若望所用的句子，使我們想到他有意矯正亞力山大的哲學，這哲學就是亞波羅在厄勿所傳教時所用的^①。他解答了懸案多年的哲學題：有限與無限，天主與世界，誰是人類的中保，天主的聖言：他償清了古代的道理。物爾朋的道理，他從默示而來。這道理並不是他的創作，三十多年前已有物爾朋道理，只名目不同而已：保祿致高林多書，致高老森書（最著名的：壹，十五），另外致赫伯來書上講得最完備，作者參用了智德經，又受了亞力山大哲學的影響。聖保祿的神學講論大概也從亞波羅或亞力山大諸會堂里得來。物爾朋三字最初發現於默

照經上，但好像作者偶然寫上的：以後便在第四福音的第一節上出現，但沒有附屬的注解。這里我們該下這樣的結論：當時亞洲的信友們已認識，使用這名字，作為天主與世界間中保的名字。

聖若望指示天主懷中的物爾朋，物爾朋同聖父，同受造的關係，降孕人間的奧妙，這一頁一定是新經上最推理的一頁；但如說他只為推理而寫這一頁，那便大錯了。他的推理並不單是默示的效果，但為作吾主生活的根基：這二點決不能分離。他記述天主的生活，太初的物爾朋，無非是講述降生人間奧事的緒端，為此，聖若望這一頁，猶如聖保祿致高老森書②，致赫伯來書③，會合物爾朋的神學與基多的歷史，第四福音經上的物爾朋的道理，更顯明一點而已。物爾朋的職份不單是中人或司祭，又是啓示者：「人從未見天主，而聖父懷中獨子，親詳言之。」④

在序文裏，聖若望已闡明了第四福音的主旨：聖父與聖子的關係，物爾朋就是基多，物爾朋在降孕前早已存在，物爾朋永遠在聖父懷中，與聖父同性同體。

聖若望討論聖父與聖子的互相關係之文，值得我們細心研究。耶穌說：「聖父

比我大」，就此有一輩亞瑟異端的後代。新神學士，不否認基多的天主性，因為第四福音經上早已證明，但說基多的天主性是屬於聖父的。如細心研究聖若瑟的紀述，一面看到聖子直接，完全屬於聖父，一面聖若瑟也好多次說明聖父與聖子是同樣永遠的，全能的。在這一點上，聖若瑟盡力避免兩可之語，使不相反別的幾位新經作家（另外聖伯多祿與聖保祿），他避免把聖子喻作聖父的工具，而說聖子用自己的能力行聖跡。聖若瑟說聖父是唯一真源，從聖父生聖子及一切善事，他也說聖父從無始生聖子；如此，聖父與聖子同是一切之源，他為避免聖父聖子間的結合與屬於等句子，他說聖父與聖子恒久相互^②。如此，聖子的工作就是聖父的工作，不單因為聖父付能力與聖子，但因為聖父「在」聖子不斷合作。這樣，闡明了聖伯多祿之說^③，確切講明聖父與聖子在工作上，在生存上，在光榮上，在敬禮上都是互相結合的。^④

現在研究聖若瑟講論基多同人類的關係，基多的屬性 Attributes 和天主性。他說基多是永遠的，聖若瑟也如此說^⑤；依撒意亞曾見基多的光榮，亞巴郎見基多的

時日^⑧；基多爲聖父之證，基多之證是不能拒絕的。因爲他的啓示從永遠的智識而來；基多自知爲救世人，爲付世人以生命而來。請讀第六章上的記述，同撒瑪利亞婦人的答話^⑨，善牧之喻^⑩。這種概念是基多一生，也是永遠的主旨，聖若望宗徒宣道的基本。別位聖史都把復活死人，基多自己復活之功歸於天主聖父；聖若望說是聖子之功。如在四末之外，研究聖子是生活的原理，可以看到聖若望聖保祿之說很有相似之處，若望所記葡萄樹之喻相似保祿所述人體之說^⑪。又如基多是真光。這裏面都包含着可靠的公教的默示。這些已不是亞力山大哲學所產生的了，乃是聖經的哲學。就以斐龍 Philon而論，他從未想到物爾朋（言）會是生活之源。

3

葛來孟（亞力山大）比觀聖若望福音與前三位聖史後，評第四福音是：「心靈的福音」。聖瑪竇，聖瑪爾谷，聖路加都記述了吾主外表的生活，聖若望却畧去了外表的生活，而述吾主的內心，同聖父的關係，爲信者的聖寵生活與結合天主的生命。這一點上，他的福音與別三位聖史大有出入了。他的記述的來源，作者自稱

「另一位宗徒」或「耶穌的愛徒」，無非使信友們把他併在別位聖史一起，同樣看待而已。如不認識，不相信他的來歷，便相反他的本意。

第二世紀之初，亞洲的作家已有引用第四福音的了。聖依納爵（查底奧基督五十年逝世）的信件上已大受第四福音的影響。他大概從好朋友聖保利加彼，聖若望之徒，那裏得以認識這部福音，因着他的引文，第四福音有了最初的證文，以明證它的來源不錯。當時已被錄入聖經全集裏，同保祿書翰等放在一起，因為它一定是宗徒的作品。在羅馬，一三〇—一五〇年間，瓦郎定派 *Ecole du gnostique Valentin* 與巴斯端 *Pasteur d'Hermas* 也已有第四福音引文。第二世紀中葉，聖儒斯丁在辯護真教與 *Dialogue avec Tryphon* 裏已直接引用四位聖史的作品，注上：「宗徒們的記述」。同時，諾斯底異端與蒙旦尼異端也說自己的根源來自宗徒，想支持自己的錯理。一本平常或可疑的書決不能如此迅速受人的注意，決沒有如此的權威。當時他們把書本列入聖經裏有二條件：確切的：從宗徒來的。第四福音最遲至百六十年已公衆列入聖經全集裏。

不多時後，第四世紀之末，已到處有人引用，誦讀第四福音：亞力山大，里昂，加太基，羅馬，森底奧基，愛拉包利，哈特，西里亞。在厄勿所有旦底恩（Atten）對照四聖史；哲學士雅典納高（Athénagore）因之而同頭感悟；外教徒山而西（Celse）以若望經的難題攻斥聖教，若望大事錄上說當時信友都承認這部聖經，各地教會都承認第四福音是聖若望的作品，他們跟着聖熱羅尼莫稱他是「愛徒，才般台之子，雅各伯之弟，宗徒中最後去世者。」誰也沒想起該證明本書係聖若望宗徒的，不是同時在厄勿所另一位若望的。

祇在第二世紀之末才有亞老席派相反前說，聖愛比望稱之為「缺乏真理者」；他們不認識物爾朋，因而說若望的作品是聖徒之仇山林德所著，但他們不敢呈以下似是而非的設想：如在亞洲同時有另一位若望，把這位若望誤以為若望宗徒麼？（山林德生在亞洲之說尚有問題，對於他在世的時期更有問題，在亞洲或羅馬連他的名字也不多見），無論如何，疑惑聖若望之作是山林德所著之說早已結束，他們的人數也不多，自成一派，依肋納，聖愛比望稱他們是「孤立者」，置之一邊够了。至

於自稱爲亞老席派者，討論之前，先問他們是否成立。加於施司鐸大約獨自在羅馬招集幾個知己，收拾亞洲亞老席派之說以對立若望之作而已。

如果在亞洲或羅馬的反對派有穩當的證明，可靠的古傳，着實的考究，那還有討論的餘地！但他們一點沒有，他們只爲自己的錯理強解辯護，蒙旦尼派爲保護自己的錯理而說聖若望經有矛盾之處，亞老席派就根本否認它是宗徒之作。他們只知筆戰，不求歷史與批評學上的價值，我們祇要把第二世紀之末聖教會全體公認之事提出來，已足攻斥他們的錯理。

如果他們站在批評學的立場上，像近世的幾位學者，那他們也許找到一點第四福音與默照經有不同之處，才能起一點疑惑，不是同一作者所著，但聖特尼（亞力山大）的考察是不能有所異議的，討論默照經時我們已看過，他遠在十七世紀之前，當時還容易審查古傳以證明兩書係聖若望宗徒之作，這一番工作遠勝於批評學上的推求。第四福音上的希拉文果然充滿着亞拉美的口氣，但文法尚清；默照經不如此，有許多犯文法之處，正是平庸的希拉文，遠不及其他各卷新經。如果默照經

在耐龍朝刊行，那還可猜測聖若望在以後三十年間嘗精細研究過希拉文；但這設想不妥當，我們不敢使用。我們只知道默照經比第四福音早出十年左右而已，這時期內聖若望似乎不能用來造就希拉文，以改進自己的筆法。

那麼怎樣解除古傳與批評學間的衝突呢？欲達到這一步，該仔細研究第四福音與默照經上的字句，文規，筆法，章法，意思，道理，不該單找其中不同之處而輕視了雷同之處。然後，把不同與雷同之處互相比觀，較量。這樣比觀之下，就可見到單靠字句文規不足決定是否係同一作者所著。福音經上講的是耶穌傳教生活，默照經上的是耶穌的勝利與光榮，但並不說因此而具有極大的分別。推考句子或文法上的問題，不如直接推考道理的組織：甚多是生命，光明，牧童，羔羊，物爾朋，現世的判官，世界終窮時的判官，判決假基多及其黨徒，默照經與別的若望作品都作如是之說。二本作品的題材與文句不同，却有同樣的精神，同樣的想像，同樣的表記：善牧^①，葡萄樹^②，門^③，世界之光^④，還有同樣的象形，同樣的比喻：羔羊，物爾朋，生命之泉，代表聖教會之婦女與特選之婦^⑤，牧童，若望還隨時變化他

的比喻，第十章上說耶穌是從正門裏進出的牧童，接着說耶穌是羊羣出進的門^⑤，末後又說是善牧^⑥。亞陸司鐸研究默照經，細心討論批評學上諸問題，又比觀其他一切若望作品後，大膽地下明確的斷語說：「默照經的作者一定就是第四福音與其他諸函的作者，就是若望宗徒，才般台之子」。

如果還要解答第四福音與默照經間對於文法上不同之迷，大概可以猜測聖若望嘗把福音經托書記修飾過；這設想並不是空想，當時果有如此的習慣：聖伯多祿，聖保祿都有書記。書記的本份只在修飾字句，並不改動原意，那麼作品當然仍是若望宗徒的了。這設想成立後，也保全第四福音的歷史價值，福音的默示與確性。一面解答了句子，筆法，文規上不同之迷，一面也解釋了思想，表記，象形，道理上相同之故，這樣，我們再加上可靠的古傳，便可以決定這兩本作品一定是聖若望宗徒之作，無可疑惑。

註：① 若望，壹，二八，三九，四三；貳，一，六；叁，二三；肆，五，六，九，十五，十八，二十，二五；伍，二，三一五；陸，一，十九；

- ① 若望，陸，十九。
② 若望，伍，四七。
③ 若望，伍，二；拾捌，一。
④ 若望，拾捌，一。
⑤ 若望，拾，二三。
⑥ 若望，捌，二十。
⑦ 若望，伍，二。
⑧ 若望，玖，七。
⑨ 若望，拾玖，十三。
⑩ 若望，拾玖，二十。
⑪ 若望，壹，二九，三五，三九，四三，五一；貳，一；叁，二二，二六；肆，六；柒，四五—五二；拾壹，四七—五三。
⑫ 若望，壹，二十，四一，四六，四九；肆，二九；陸，十四，二九。

⑤ 若望，伍，三九，四五；柒，四十，四三；拾，二四。

⑥ 若望，貳，十三；陸，十四；柒，二，二七；拾，二二；拾捌，二八；拾玖，三六。

⑦ 若望，拾捌，二八。

⑧ 若望，伍，十；柒，二一—二三；玖，十四。

⑨ 若望，肆，二七。

⑩ 若望，捌，三三；玖，二八。

⑪ 若望，柒，十一—十三，二五—二七，三一，四十—四四。

⑫ 若望，拾貳，十二—十九。

⑬ 若望，拾壹，五六，五七。

⑭ 若望，伍，十一—十六。

⑮ 若望，玖。

⑯ 若望，拾壹，一—四四。

- ⑤ 若望，拾貳，一—十一。
- ⑥ 若望，貳，十七；捌，九。
- ⑦ 若望，念壹，二五。
- ⑧ 若望，壹，十三—二五。
- ⑨ 若望，叁。
- ⑩ 若望，肆。
- ⑪ 若望，伍。
- ⑫ 若望，柒—拾，二一。
- ⑬ 若望，拾，二二—二四。
- ⑭ 若望，拾壹，一—四四。
- ⑮ 若望，貳，十九。
- ⑯ 若望，拾貳，二八。
- ⑰ 若望，念壹，十五—十八。

- ⑤ 大事錄，拾捌，二四。
- ⑥ 默照經，拾玖，十三。
- ⑦ 致高老森書，壹，十五—二十。
- ⑧ 致赫伯來書，壹，一—十四。
- ⑨ 若望，壹，十八。
- ⑩ 若望，拾，四，三十一—三八；拾肆，十；拾柒，二一。
- ⑪ 大事錄，貳，二二。
- ⑫ 若望，拾叁，三一，三二；拾肆，六，七，十，十三。
- ⑬ 若望，壹，十五，三十。
- ⑭ 若望，捌，五六，十二，四一。
- ⑮ 若望，肆。
- ⑯ 若望，拾，一—二一。
- ⑰ 致高林多上函，拾貳，十二—三十。

- ⑤ 若望，拾。
⑥ 若望，拾伍。
⑦ 若望，拾。
⑧ 若望，捌，十二；玖，五；拾貳，四六。
⑨ 若望第二書，一。
⑩ 若望，拾，七。
⑪ 若望，拾，十一，十四。

第八章 晚年與壽終

1

聖若望宗徒的晚年如沒有達到嚴重的教難，也不能就說他得以平安渡過他的風燭殘年。宗徒們都沒有得到這福份；聖若望也如此，他直至最後一分一秒是一個不屈服的奮鬥者，他雖年老力衰，却有老當益壯之概。

上面我們已看過小亞細亞各教會的處境，欲保存他們的信德與道德，該時刻防備惡類的奸謀。聖徒在巴脫馬斯島給七教會的信上已痛斥尋求沙彈之祕者，攻擊尼各老派，葉柴伯女先知派，恭敬巴拉森者。他嚴厲的警告果使教難時有許多人爲信德而奮鬥，但異端派仍有他們的餘勢：幾年後，聖若望還看見到處有人跌在他們的

邪說裏，末時已臨，聖徒看到基多的仇人，到處施虐，未免悲從中來①。假學士們否認基多是默西亞②，否認天主與聖子的關係③，否認降孕之奧事④，否認救贖的功勳⑤。這些都是聖傳所說山林德及其黨徒的謬理，智力稍遜的學士們，跟了他們的謬理，生出許多惡果，無知的羣衆跟着一起墮落，他們不肯跟從死在十字架上的聖子，而跟隨肉慾，快樂，驕傲的潮流⑥。許多人說吾主在領洗時是基多，受難時已不是基多；又有許多人只有理智的信德，而不肯見之於實行，又有一位著名的特非 Diotréphes，某教會之長，膽敢輕視聖若望之權。聖若望雖已年老力衰，却願親自攻擊叛徒們，爲信友們除去惡類，重整秩序。

爲攻擊假學士們的邪說，堅固教友們的信德，闡明修德之道，聖若望寫了第一封牧函。當時，他還往往巡視各教會，在後兩封信上，還報告自己將親來訪問⑦，但危機已逼，他該效法聖伯多祿與聖保祿的方法急急地寫信去，堅固軟弱者，多疑者的信德，使走錯路者重歸正道。

聖若望第一函與第四福音在意念上，字句上，筆法上，很多相同之處；無疑出

於同一作者之手，以致有幾位古時或現代的注釋家，說首函係第四福音的序文，或同第四福音一起寄發的信件。我們不加同意。第四福音已有它美妙的序文，聖若望也知道不必另有一封信來介紹自己的作品。而且除開首上幾節和第四福音有所相同外，以後就專論道德，信德，辯護等問題，攻斥異教徒與壞教友們；這樣，何能把第四福音（講論吾主的生活與聖道），同本函一起寄給仇人們呢？

聖若望第一函，有它獨特之處，沒有指定的收信人（第二與第三函，保祿書翰都不如此）。開始聖若望猶如寫福音時的，證明自己是耶穌的見證。①

「論起初就有的，那生活的物爾朋，原是我們所聽到過，親眼看見過，親手摸着過的，——因為生命既已顯現，我們已看見，我們就作見證，將那在聖父懷中永遠的生命，已顯現我們的，報告你們。——我們把所見所聞，報給你們，是為叫你們同我們相通，使我們的結合同聖父，聖子耶穌基督相通，我們給你們寫這些事，為使你們有圓滿的快樂。」（根據 Crampón 所譯牧函②）。

接着就歸正題，讀者大概就是聖若望的忠心門徒，聖若望稱之為「我的孩子們」。

④，「親愛的」⑤，或簡稱「孩子們」⑥。他情愛地同他們講話，但情愛之心並不減除他宣述聖道時的堅決，對待惡類或壞教友們的嚴厲。需要之處，他重述聖經上的道理，但並不存計劃地抄錄。爲使注重他的訓授，他不斷重覆救贖之功，愛人之德，假學士們的謬說，好似一片親熱的，懇切的談話，充滿着老年人訓誡亞洲信友的概況。

本函最顯明的觀念是欲顯示天主聖父的愛情，聖父收我們爲子女，賜我們享見他⑦，爲保存天主子女的尊位，不流爲魔鬼之奴，該避免一切罪惡⑧。信德是道理與人品間的鎖鍊，惡類就想破壞這鎖鍊。

不能同時屬於基多而又屬於魔鬼；不能屬於天主而在黑暗中行走⑨。信友該跟着無罪的目標前進。信友們爲達到這目標，該有聖寵的扶助，該謙虛承認自己的軟弱，不驕傲；凡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哄騙自己，缺乏真理⑩。聖若望寫信無非使「孩子們」不再犯罪⑪，但如犯了罪，不該失望。我們在聖父邊有一位恩保，耶穌基多⑫。我們的罪靠着吾主之名得以寬赦⑬。天主之眞子，耶穌的血洗去了我們的

罪，因為耶穌並不是假學士們所說：只在領洗時是聖子，受難時已不是聖子；他們無非欲埋沒救贖之功，耶穌的天主性永存不失，聖保祿說：「天主因着基多世界與自己和好。」^⑤

信德與人品的結合是必須的，聖若望以為認識耶穌而不遵守他的誠命，是虛妄的信德^⑥，不守天主的誠命而作祈求是白白的祈求^⑦。他的誠命並不像猜想的一樣困難；信德會扶助我們遵守誠命^⑧。誠命中聖若望所最推重的，本函中最重要的誠命就是愛人，不愛弟兄，就是離開天主，而生活於黑暗之中：

「親愛的諸位，我給你們寫的不是一條新命令，這是你們從起初就領受的舊命令；這舊命令，就是你們聽到的聖言。也可說我給你們寫的是一條新命令，在耶穌基多是真的，在你們也是真的，因為黑暗已漸漸過去，真光已照耀。誰說自己在光明裏，却恨自己的弟兄，他還在黑暗裏。誰恨自己的弟兄，誰在黑暗裏；他在黑暗中行走，不知往那裏去，因為黑暗瞎了他的眼。」^⑨

「原來你們從起初聽到傳報的，也就是這句話，我們該彼此相愛，切勿如同加

音，他是惡類，他殺了自己的弟弟，爲何要殺呢？因爲他的行爲是惡的。他弟弟的行爲是善的。弟兄們，如果世俗恨你們，你們不必奇怪，我們知道我們是出死入生的人，因爲我們愛弟兄們。誰不愛，他就住在死亡裏。凡恨自己的弟兄，就是殺人的兇手，你們知道，殺人的兇手沒有永遠的生命。

「耶穌爲我們捨了自己的生命，因爲我們知道怎麼是愛，我們也該爲弟兄們捨性命。誰若有世上的財帛，看見自己的弟兄貧乏，却關閉自己的慈懷，天主之愛怎能留居於他呢？我的孩子們，切勿在言語上，口舌上愛人，但在行爲上，真實上愛人。」⑤

同一封信上，第三次又討論愛的問題，聖若望教我們發愛情，因爲天主先愛了我們。

「極愛的衆位，我們當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從天主來的，凡有愛情的，都是從天主生的，他也認識天主。誰不愛，誰不認識天主，因爲天主就是愛。天主把他獨子，打發到世上來，爲使我們因着他得生活；在這上面，天主愛我們之情顯明了。」

不是我們先愛了天主，乃是天主先愛了我們，打發他的聖子，爲我們的罪作了息怒之祭，這是他的愛。極愛的衆位，天主既如此愛我們，我們也該彼此相愛。從未有人見過天主，我們若彼此相愛，天主就住在我們中間，我們的愛主之情也完全了。天主既把他的聖神賜給我們，我們因此知道，我們住在他內，他也住在我們內。父打發子作救世者，我們見了，我們作見證。凡認耶穌爲天主子者，天主住在他內，他也住在天主內。天主爲我們所有的愛情，我們也知道，也信服，天主就是愛，誰住在愛上，就住在天主內，天主也住在他內。我們對於審判之日，若能坦然無懼，這是愛德已成全於我們了，因爲主怎樣，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愛德裏沒有怕懼，愛德既是成全的，就把怕懼逐出去，因爲怕懼內含着刑罰。誰若怕懼，是他在愛德上還沒成全。所以我們該愛天主，因爲天主先愛了我們。誰若說我愛天主，却恨自己的弟兄，他便是說謊；因爲他所看見的弟兄還愛，如何能愛他所看不見的天主呢？誰愛天主，也該愛自己的弟兄，這是天主付於我們的命令。」②

聖若望寫這封信並不祇爲訓誡他們，責斥他們，同時也安慰他們，讚揚他們。

大概而論，亞洲的教會跟着基多之愛與誠命而生活，已不必給他們講怎麼是真理；他們已認識，已知道真理不是謊言④。聖若望的意願，欲他們常常忠守從起初已聽到的⑤。聖若望讚頌父老們，因為他們認識了永遠之主⑥；讚頌孩子們，因為他們認識了在天大父⑦；讚頌少年人，因為他們戰勝了惡類，有勇敢；為保存天主的聖言，克勝內外一切危機⑧。如欲繼續保住這地位，不該愛世俗與世俗中事⑨。當時的亞洲把活人當作神道，借着愛國忠君的美名，敬拜皇上，若望對這幾座教會（大都系外教新歸化者），大聲疾呼：「孩子們，切勿敬拜偶像！」⑩

為穩妥保存他們的熱誠，聖若望指示熱心教會所能有的危機與謬理。他的指示簡單清楚，相信耶穌是默西亞，從天主生的，天主的真子⑪，這已是一個有力的預防；他又加上防備誘惑的訓話：「孩子們，末了之時已臨！你們已聽到基多的仇人要來，如今有了許多基多的仇人，因此知道末了之時已臨。他們從我們中間出的，却不是我們裏的；因為若是我們裏的人，必同我們站住；他們站不住，明顯他們不全是我們裏的人，但你們却是從聖者傳過油的，也知道一切的事。……誰說謊話

？不是否認耶穌爲基多的麼？誰不認聖父與聖子，誰就是基多的仇人。凡不認聖子的，連聖父也沒有；凡承認聖子的，也有聖父……我寫給你們，是指着引壞你們的。」●

假學士與魔鬼用許多計謀奪取教會與信友們的信德。當時，猶如聖保祿之時，有許多明顯的神妙奇事；聖保祿給高林多信友定過規律，以恢復秩序●。聖若瑟不如此，他教當時的信友們防備魔鬼的詐僞，爲此給他們定當立刻辨明真神的方法。

「親愛的諸位，你們切勿凡神就信，但要考察那神是從天主來的麼，因爲有許多假先知出世。天主的神由此可以認出來，凡承認耶穌是基多，成人而來，這樣的神是從天主來的；凡不認耶穌，就不是從天主來的神，乃是耶穌仇人的神，你們聽見說他將來，如今已來世上。」

「孩子們，你們是天主的人，你們已得勝了他們，因爲在你們中的，勝於世俗中的。他們是世俗中人，因此按世俗說話，世俗聽他們。我們是天主的人，認識天主的也聽我們；不是天主的人，不聽我們；由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神與錯誤的神。」

來。』^⑤

本函與聖若望別的作品同樣寄給小亞細亞的教會，在公教最初的文壇上，已有它的蹤跡。巴爾納伯，葛來孟（羅馬），聖依納爵，刁業德（Dionysius），他們引用本函之處，不能決定；按聖依肋納與歐才伯說：巴比亞與聖保利加彼（若望二門徒）一定引用過本函。當第二世紀之末與第三世紀之初，已流行於羅馬，高盧，亞力山大，加太基，第四世紀歐才伯已決定放在聖經集裏，為辯護自己的謬理而否認的有亞老席派，亞洲的瑪爾西虹（Marcion）（大概），羅馬的加於施司鐸。

聖傳上沒有極大相差之處，大都承認聖若望宗徒有三封牧函：Canon de Mithraei 目錄上不很清楚，聖依肋納，葛來孟（亞力山大），奧利才納，戴爾都良都說聖若望宗徒第一函外，至少還有一封牧函，聖西彼利盎沒有說起（信太短，文句又特別？），西里亞與波斯基刀（Pescitto）譯文上沒有載着，聖愛弗冷認為是聖若望宗徒之說是可靠的。歐才伯（則撒肋）看到有幾座教會承認，有幾座否認，因此又下一個討論默照經時用過的假設：如果不是聖若望宗徒的：那麼該是另一位名叫

若望的·教宗聖大瑪斯·聖熱羅尼莫，贊助此說；但不久全體承認是聖若望之作。這裏又將尋求公教最古的聖傳，聖傳的真理正也和合信上的情節。聖若望沒有像聖保祿似的，在信上指明自己是耶穌基多的宗徒。他用一個更雅緻的名號，老年人的稱呼：「老人」，「長老」⑤。他果是一位白髮龍鍾的老人，同時又是宗徒班中最後的一位。喜拉保利主教，巴比亞問道：因着這稱呼，就以爲他不是宗徒或「耶穌的愛徒」麼？決不。聖伯多祿也自稱長老⑥；聖若望也用這稱呼，而且是相配的。信上也流露出他是一位良善多情的老人。他寫給亞洲的教會，這許多信友都是他親愛的子女，一封給加約，因爲他有美德：愛德與熱情。這後二封信上，顯示他何等留心子女們在真理上行走⑦，防備誘惑⑧，盡力推行相親相愛的聖德⑨，兩封信上同樣的意思與句法，足證在同樣的光境，同樣的要求之下寫了的。急烈的熱情，逼迫聖若望，不顧前後，攻斥真理的仇人，禁止收留，拜望這仇人們⑩。在真理上的受讚揚，在錯謬上的受責斥，大公無私，聖若望盡好了他的本分，當時在亞洲也唯有聖若望敢這樣。親熱的口吻與道理上相同之處，可以看到這三封信全是聖若望

之作。後二封信較第一封信短，猶如簡單的便條，比第一封信也遲發，信上若望祇說一點緊要之事而已；我們可以到處看到作者正還有許多囑託之處，但聖徒願親自巡視之時，當面再談。◎

聖若望第二函並不是專寫給一位婦女的。這位婦女大概代表亞洲的教會，她的子女就是站立在真理上，遵守天主誠命的信友們。我們有以下的證明：聖若望所用的句法顯示本函是寫給一集團，而不是私人家庭的，最後的結語是：「你這蒙揀選的姊妹的子女們都問候你。」大概一個家庭裏不致姊妹倆同名罷。

聖若望寫給這教會的簡單的訓導如後：

「長老致書於蒙揀選的太太及其子女們，我所真實愛慕的，——不但我一人，凡認識眞道者也都愛慕，愛你們是爲眞道之故，這眞道住在我們內，將來必要與我們永遠相偕。願恩寵，仁慈，平安，從天主聖父，及聖父之子，耶穌基督，在眞道及愛德上，常與你們相偕。我很快樂，因爲我遇見幾個你的兒女，按着我們所受於聖父的命令，在眞道上行走。我如今勸你太太，可不是又給你寫一條新命令，乃是我

們從起初已有的命令：我們該彼此相愛，愛不是別的，就是遵行天主的誠命。這誠命是我們從起初就聽見的：你們該在愛德上行走，因為世間出了許多迷惑人的，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成人而來，這等人便是迷惑人的，也是基多的仇人。你們該謹慎自守，勿失落你們的工作，但要求得圓滿的賞報，不拘誰，若越過而不站住在基多的道理上，就沒有聖父；誰站住在那道理上，誰才有聖父，也有聖子。若有人往你們那裏而不傳這道理，你們就不可接他在家裏，也不要問候他。因為誰問候他，誰就與分他所作的惡事。我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但我不願用紙墨，惟盼望到你們那裏來，對面說話，使你們的喜樂得以滿足。你這蒙揀選的姊妹的子女都問候你。」

聖若望第三函給親愛的加約；加約是一位熱心的信友，他猶如聖保祿當時所達到的幾位善士，把自己的財產援助弟兄們的急難，這些難弟兄們或是本會口的，或是別會口的。聖若望不寫給本會口而給他私人，原因本會口的首領，刁特非，不盡厥職，嫉妬聖若望的權力與成效，不服從，並誣謗聖徒。他的惡行竟暴露在這弟兄們前，這許多弟兄便是各方的傳教士，到處勸外教人歸化；他們效法聖保祿，不受勞

資，仰賴財富的信友們與各地的教會，供給他們生活；資助他們，就是扶助傳教工作。但，刁特非不但不接待他們，且又敢反對收留他們的聖律^①；又把收留他們的信友逐出教會。這是一個惡表，何況他又是本會之首領；爲此該制裁他，而重建教會之權。聖若望知道寫信給加約，加約一定會給別的弟兄們誦讀；這樣每人知道爲何該反抗，又等候聖徒駕臨，重賜平安，重整秩序。聖若望的便條如後：

「長老致書於親愛的加約，我所真實愛慕的。」

「我親愛的，我盼望你在一切事上順當，玉體猶如你的靈魂一樣康健順當。我甚是喜歡聽見來的弟兄們，給你的真道作證，說你在真道上行走。我沒有比聽見說我的子女在真道上行走，更喜歡的事。」

「親愛的，凡你爲弟兄們所行的，都是忠心的，特特是爲那些作客旅的，他們在教會前，證明了你的愛德。你行好，供給他們路費，必能對得起天主；因爲他們爲主名而出外作客，並不受外教人的什麼。所以我們該接待他們，在真道上同他們合作。」

「我嘗寫信給教會，但他們中好佔首位的刁特非，不接受我們，我若去了，必說出他的種種相反我們的惡言惡行：這還不够，他自己不接待弟兄們，又禁止願意接待他們的，把接待他們的逐出教會。」

「親愛的，切勿效法這惡行，該效法善行。行善者是天主之人，作惡的，不見天主。」

「衆人都替代買特署 Demetrius 作證，真實也給他作證；我們也給他作證，你也知道，我們的證是真的。」

「我有許多事欲寫給你，但不願多費筆墨：我盼望不久可以見你，面對多談，平安與爾偕。」

「這裏的朋友都問候你，你那裏的朋友，請一代爲問候。」

2

史家記着聖若望晚年許多事，其中並不一定都是可靠的；一部份實等於傳說而已，一部份果有歷史的價值，但未免也參入一點傳說。因此而放棄這一切記載麼？

那也錯了！因爲有一部份真值得我們抄錄，又和合聖若望在信件上所表示的性情：堅決的，親愛的。

在牧函上，聖若望嚴厲地攻斥惡黨，否認耶穌爲聖子者，（稱爲基多之仇人），否認降孕或救贖者，因此不必奇怪他的態度特別；聖依肋納記聖保利加彼之說：一天，在厄勿所，忽然之間他會晤了山林德，當時正在浴場上，聖若望知道了山林德也在場上，立刻向隨從的人們說：「我們快去罷，房屋恐怕要倒了；天主的，真理的仇人，山林德，正在裏面！」還有一件事，由戴爾都良傳下，聖熱羅尼莫以爲聖若望之事，也關於宗徒仰慕真理，深恨哄騙之事。當時，爲保護自己，聖教會祇求真理之所在，在亞洲，有一位司鐸，極崇拜聖保祿，鋪張聖保祿的行實，以滿足自己的狂熱；他設想聖保祿有一個女同伴，名戴格拉 Theda，依高納人，係聖保祿歸化的，接着描寫許多小說腔的記述。聖若望公衆宣布他的瞎說，證明他的罪狀，革去他的職務，因爲他擾亂了教友們的信心。當時正有許多情熱者，講述種種稀奇古怪的理想，實需要一位勇毅者出來阻止，使別的司鐸們不再做出同樣可笑之事。

除了他堅決的性情外，我們該靠着穩當的聖傳，考察聖徒的愛天主，愛弟兄們的熱情。從他的信上可以看到他終不忘連合這兩愛情，以訓誡信友們，他從不專一個而忽畧了另一個愛情。在他目光之下，這雙重的愛情是真正公教生活的試金石，他嘮嘮叨叨終是這件事。聖熱羅尼莫記着一件事，當作聖若望宗徒的，正有理由：聖徒已臨日逼西山之時，已不能走了，門徒們把他抬到信友集會之所；但他已不能作沉長的訓詞，只能畧為訓誡一二句，他往往結束他的訓話說：「孩子們，你們該相親相愛，」久而久之，有幾個聽得厭了，就問聖徒為何常說這二句話，若望立刻回答他們說：「這是吾主的誡命，誰遵守了，就滿足了！」

葛來孟（亞力山大）也傳述一件事，起初以為是一件傳說，後當作真正的史事。這件事上活潑地表演聖若望救靈魂的熱情，甚至不顧自己年老力衰，忍苦受勞，只求為天主追尋亡羊。古時往往傳述這件事，為此也錄在後面。

「盧王道米先死後，聖徒離巴脫馬斯島，回厄勿所，他巡視各地，選主教，組織教會，收神職班。一天，他至某鄉村上，先安慰弟兄們，然後向自己所立的主教

托付一位態度高尚，儀容端莊，性情熱烈的少年，說：「我把他全心託給你，教會與基多是見證，」主教應允了，宗徒又囑託請求一次，然後回厄勿所。主教就收受少年人，栽培他，保護他，教訓他，開明他。過了幾時，少年厭煩了，不願受主教好心的保護與吾主的約束。少年向來過慣自由的生活，罪惡的環境，給下流少年們引壞了。起初，他們大吃大喝，接着晚上一起出去偷衣服，後來竟也參與了更大的惡行。漸漸他習慣了如此的生活，加之他有熱烈的性情，當時真正如一匹脫轡之馬，東跑西奔，快將陷入深阱裏面。當他明明離開教會後，已不再行些小竊而已，從此和同伴們結成一個盜黨，自任首領，因為他性情熱烈，意志堅決，勇往直前，流血亦所不惜。這樣，不得不告知聖若望宗徒了。聖徒就親自前往解決這件事。到了那邊，聖徒說：「主教，基多與我所寄託於你的，交還我們罷。」主教起初以為欲他交出一筆尚未收到的款子；聖若望又說：「我向你，要少年人和少年人的靈魂。」主教深嘆痛哭着說：「他死了！」「怎麼？他怎樣死的？」「他死於天主了，因為他離開天主，變成下流，總之，他是盜賊；現在他召集一輩武裝弟兄們，佔住聖堂對

面的一座山。「聖徒撕破自己的衣服，痛哭哀號說：『我放棄了吾弟兄的靈魂，但快給我預備一匹馬，再叫一個領路的人。』」這樣，他動身了。到了那邊，聖徒就給盜黨的前哨捉住，他並不想脫逃，對前哨說：「我正欲到這邊來，請引我去見你們的首領。」首領當時正在營中，知道聖若望來了，即忙逃避。宗徒不顧自己年老力衰，盡力追前去，大呼道：「我的兒子，為何逃避呢？我是你的爸爸，沒有武裝的老人，孩子，請可憐我；勿怕，你還有生命的希望，我為你求基多；我願為你死，猶如救世主為我們死，我為你肯犧牲性命。請你站住罷，你該信託，是基多派我來的。」少年人聽命，果然站住了，垂着頭，把武器拋在地上，末後竟痛哭流淚了。他托開雙手，抱住前來的老翁，懇求寬赦；他第二次受洗，受了淚的洗。但他還不肯伸出他的右手。聖徒告訴他，給他證明已得了救世主的仁慈；他親自跪下來祈求，口親少年人的右手，表示他已是清潔的了。若望領他到聖堂裏，為他作沉長的祈禱，守齋克苦。在穩當安插之前，終不離開若望，立了回頭改過的善表，感恩的明證，有形復活的功績。」

該知道，聖若望挽回這可憐的少年，用着守齋和沉長的祈求。根據了歷史的記述，可以看到聖若望因着克己苦身等事，成爲一個瘦弱的老翁，並不如人設想的一位少壯老人。

關於聖若望還有許多別的記述，但只是傳說而已，有幾件似乎有一點可取之處，如若望大事錄與 *Pseudo-Prochore*，加西恩 Cassien 所記鷓鴣的故事：有一位獵人看見聖若望正在玩弄鷓鴣，以爲他立壞表樣，若望見他驚奇，問他說：「你，何不常常張開你的弓？」獵人說：「我放寬了，使用時才張開，否則弓弦不緊了。」聖若望立刻回答道：「我們的精神也如此，如沒有休息之時，當使用時便不能伸張它的全力。」

3

聖熱羅尼莫記聖若望活至脫拉讓朝，在厄勿所安睡於吾主懷中，他的死是平安的，甘飴的。聖傳上比作他的逝世猶如熟睡。宗徒中惟有不死在武力之下，他在道米先朝受過致命之刑，但天主發聖跡保存了他的性命，爲堅固亞洲教友們的信德

，攻斥當時的邪說。他死候的光境我們一點不知道，所有種種另碎記述，還是由諾斯底派傳下，爲此缺乏歷史上的價值。我們却可以下以後的一個指示：死決不使愛徒驚恐。先有童貞聖母或耶穌自己告知他，臨終前他召集自己的門徒們，圍在四週，有人說他叫人掘了個坟墓，把自己的外衣鋪在裏面，然後躺在上面，給弟兄們最後一別道：「弟兄們，祝你們平安！」另有人說他到了該離世的時間地方，他辭別衆人，獨自走進地穴裏，交付自己的靈魂，誰也沒有看見他臨死的光境，祇在死了之後，門徒們未看見他罷了。

當時信友們就在坟上起一座聖堂，恭敬聖骸，猶如羅馬信友們在聖伯多祿聖保祿二位宗徒的坟上所行，聖若望果是厄勿所教會最尊貴的寶藏。保利克拉德寫信給維克刀教宗時，以這件事自傲：四三一年，山來斯丁 Célestin 寫給公會議父老們說：「一切之上，你們該知道，你們所在的城池，以前有聖若望傳教過，你們現在還恭敬着他的遺骸。」會議時，西里亞的主教們也不願路遠，前來占仰致命聖人們的坟墓，另外神學士，聖史，愛徒若望的坟墓。

不多時後，關於聖徒坟墓的種種傳說起來了。

有人說土地不敢挽留他，他已復活了；又有人說他沒有死，只是睡着而已。也有主張他的坟墓有暗光包圍着，有活泉湧出來，有比雪還白的瑪納蓋着他的坟……：我們放棄這種傳說，不是聖若望的正史，也不能提起我們的熱誠！

聖徒死後的半世紀裏，聖教會打了許多次勝仗。各地豎立起新教會的旗號，同古教脫離關係，古教只好似一根枯樹枝了。在種種困難之中：古教徒的麻難，地方官的阻止，禮儀上的衝突，耐龍與道米先朝開始的強行敬拜皇上的禮，新教會却能兀立不動，雖然宗徒都是無知的平民，新教會缺少人力的幫助，世人以為做不到的，聖教會却能建立，組織，傳揚。第一班傳教士都死了，有幾位已死了好多年，但到處有他們的繼任者，領導有組織的信友們，為信友們竟肯犧牲自己於刀鎗刑架之下。教會裏有時也發生不睦或派別，還有異端徒，但靠着宗徒們的照應，另外聖保祿與聖若望的對於亞洲，教理常得兀立不變，不同折衷主義；混合各種神哲學說的相溶合。

聖教史上，從聖若望死後，另起一期，宗徒之期，默示之期已停止了。聖若望已給後世的辯護真教者，留下基本道理；他美妙地說明物爾朋，天主的聖子。他的性命爲聖教會是一件恩澤；當他重逢聖子時，芥菜子已變成一顆茂樹了！

註：① 聖若望，第一函，貳，十八，十九；肆，三。

② 聖若望，第一函，貳，二二。

③ 聖若望，第一函，貳，二二—二三。

④ 第二函，七；第一函，肆，二，三。

⑤ 第一函，貳，二。

⑥ 第一函，貳，十六。

⑦ 第二函，十二；第三函，十四。

⑧ 第一函，壹，十四；拾玖，三五。

⑨ 第一函，壹，一—四。

⑩ 第一函，貳，一，十八，二八；叁，十八；肆，四；伍，二一。

- ⑤ 第一函，貳，七；叁，二，二一；肆，一，七，十一。
⑥ 第一函，貳，十二；叁，七。
⑦ 第一函，叁，一一二。
⑧ 第一函，叁，三—十。
⑨ 第一函，壹，五—七。
⑩ 第一函，壹，八，十。
⑪ 第一函，貳，一。
⑫ 第一函，貳，一，二。
⑬ 第一函，貳，十二。
⑭ 致高林多二書，伍，十九。
⑮ 聖若望第一函，貳，三—六。
⑯ 聖若望第一函，叁，二—二四；五，一—三。
⑰ 聖若望第一函，伍，三—五。

- ⑤ 聖若望第一函，貳，七，十一。
⑥ 聖若望第一函，叁，十一—十八。
⑦ 聖若望第一函，肆，七—二一。
⑧ 聖若望第一函，貳，二一。
⑨ 聖若望第一函，貳，十三，二四。
⑩ 聖若望第一函，貳，十二。
⑪ 聖若望第一函，貳，十，四。
⑫ 聖若望第一函，貳，十三，十四。
⑬ 聖若望第一函，貳，十五—十七。
⑭ 聖若望第一函，伍，二一。
⑮ 聖若望第一函，伍，一，五。
⑯ 聖若望第一函，貳，一八—二六。
⑰ 致高林多一書，拾貳—拾肆，四十。

⑤ 聖若望第一函，肆，一—六。

⑥ 第二函，一；第三函，一。

⑦ 聖伯多祿上函，五，一。

⑧ 聖若望第二函，四；第三函，四。

⑨ 第二函，七—十一；第三函，九—十。

⑩ 第二函，五，六；第三函，五—八。

⑪ 第二函，十，十二；第三函，十四。

⑫ 第二函，十二；第三函，十三，十四。

⑬ 第三函，九，十。

同 一 譯 者

Ejusdem Translatois

聖伯多祿 Saint Pierre

L. Cl. Fillion

童年聖人 Les jeunes saints

Abbé Choullier

聖 若 望 正 誤 表

頁 3 6 6 12 46 64 68 68 69 78 146 166

行

12 4 2 3 7 12 4 9 8 4 4 7

誤

作家門 牧童 已說 十字 孩子 該以 居氏 數拜 亞立山力 一二枚 候， 十·四

正

作家們 牧童 已說 十字 孫子 誤以 居民 敬拜 亞立山大 一二枚 陸， 十四·

(已與已尚有數處誤排，不另多載)

其 他 標 點 錯 誤 不 另 細 載

同 一 譯 者

Ejusdem Translatis

聖 伯 多 祿 Saint Pierre

L. Cl. Fillion

童 年 聖 人 Les jeunes saints

Abbé Choullier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初版

聖 若 望

Saint Jean

上海惠主教准

原著者

Louis Pilot.

遠譯者

張冬青

發行者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24
446007
131

29

446007

(13)

